青青電影

第四期

王丹鳳

翁飛鵬攝

白光

宜嗔宜喜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大姊龔秋霞·

·二妹陳琦·

·三妹張帆·

四妹陳娟娟·

■■ 本刊 杜鰲 屠夫 攝影

四姊妹專頁

嚴鳳凰

劉慶一攝贈

鳳凰早露頭角，那張娟秀的臉很討人喜歡，數年來息影銀壇，方于最近拍過一部片子，「天從人願」成績相當好，因爲長得不大不小，成爲一個「尖」明星了，沒有當年那樣引人，所以並不怎樣紅起來，也因爲沒有適當的戲可演之故。不過鳳凰是會演戲的，她的前途是無限的。我們等着瞧吧！

李香蘭嫁前秋波

華影攝製「萬世流芳」一片後，賣座不衰，打破以往一切國產片之紀錄。「萬世流芳」中兩支插曲，「賣糖歌」與「戒烟歌」，由李香蘭主唱的，此片甫出，眞不知瘋魔了多少影迷呢！你聽吧！她的歌聲多麼的婉轉，和動聽，像玉盤珠走，又像三月黃鶯初唱之美，不是過份誇張的話，亦可與國外明星狄安娜竇萍媲美了。這樣一來，誰都知道李香蘭的歌喉，是受過相當訓練了，人稱她「歌后」，這不是瞎捧吧！

李香蘭自結束了「萬世流芳」後，即賣棹歸去，眞不知想然多少影迷呢？去年夏天她來滬時，使滬上影迷雀躍異常，還帶來了一種禮物，是給上海愛護她的人，這消息是影迷們關心白光和她，遭難的消息。尤其是白光，寫給岳楓閙好的信，那種謠言，給她一來，像雲烟，像春風，一吹而過了。

去年年底，她在本市蘭心大戲院，開個人歌唱大會，她意思是玩票性質，結果出於她的意料之外，就是她自己也不想信，五千元的票子，早三日就預定一空了，使她格外的興奮在台上特別賣力，連唱數日，愛護她的人，送花籃，送銀盾，送立軸，眞使她受寵若驚了，你想，每一歌唱完，即掌聲像春雷似的，震得你雙耳發聾，謝幕的次數，像在五六十次以上，她唱的歌，是「夜來香」，「海燕」等等。

她像要人似的，一會兒上海，一會兒華北，一會兒……眞使人羨慕，忽消息傳來，（是白光告我的）她不日來滬了，華影當局，即與她續訂新戲合同，據內中人說：這新戲合同，在她開個人歌唱會就訂好了。

我在這裏報告一個好消息給影迷們，「歌后」李香蘭，本月中即將來滬，要是交通不發變化，我想像即刻會和你們相見的。聽說華影當局，請她主演一片呢！片名叫「大地之花」，亦適恰李香蘭的個性。

卜萬蒼雖都知道是電影圈內的老功臣，胖胖的身體，和藹的面孔，對工作人員都是和藹可親。去年華影的偉大的巨製「紅樓夢」，雖然攝影與故事，免強異常，他自己亦承認（不脫名導演口氣」，想從別的地位，挽回他的令譽，奇怪得很，紅樓夢的賣座，打破了秋海棠售票紀錄。

甲申年的新片「還鄉記」，與論界一致好許，無論是光線，角度，故事，描寫，可算得卜萬蒼歷身電影界第一部好片子中有入說；老卜成功了，（此片中胡楓與梅熹亦成功」。無怪老卜這幾日笑顏大開，現在他在拍像「銀海千秋」一樣的偉大，「萬戶更新」，繼「萬戶更新」，就是他跟李香蘭合作的新片「大地之花」，劇本早已通過，待等「歌后」歸來，就可以開工拍了，聽說這片中除李香蘭再度發揮她的歌唱天才以外，還另有一滿映明星來客串一下，（與李香蘭同來」影迷等着瞧吧！我估計大約薔薇處處開滿處的時候「大地之花」，就可以與我們見面了。大概等這部片子攝竣後，李香蘭就須乘車返平結婚；所以該片的攝製華影當局特別重視云。（金子）

談發音

顧也魯

「發音」就是說話，人人會，個個能，在演劇上說就是舞台語，它跟普通說話不同，它帶着一種音樂的美，高得不刺耳，低得不中斷，並且應該適當地溶合在劇情的台詞中，才能顯出甜潤悅耳。

「發音」好聽都是仰賴嗓子，實在地說，它應該從丹田提氣經過胸部排擠，這樣說出來，才是有力，才能感動別人的反應，如果只單單從口中道出，非常微弱，不但引不起對方的同情，並且掀不起觀衆的趣味，更抓不住觀衆的情感，個人失敗了，整個的戲當然破壞了理想，所以在演劇中最重要的就是發音。

一齣戲演出，劇作者接着步驟編好台詞，由員演的口中一個字一個字轉給觀衆聽，同時再加上適當的動作形容出來。動作的表情就是眼睛與身體。「發音」的表情就在高、底、輕、微、加上情感配上動作表演出來，湊成演劇藝術。

一般人對於發音，會有不同的分析，「本調」是合於個人性格、身份、年齡、發出來的，聲音，「增調」是扮年老或多病時，所增的呻吟咳嗽等等聲調「聲調」是加重語氣中所說的主要事物。「變調」乃是忽然脫離原來的聲調，像冷笑瘋狂等聲音，這都是發音時要絕對注意的，所以我說發音不是僅僅能將話說出來，就成，它是情感與聲音的發洩，以適應劇情並且得到正常的反應，發音才算達到原來的用途。

鄭曉君來滬以後

滿映明星鄭曉君來滬加入「華影」後，始終無主要演出，鄭在滿亦爲一流紅星，雖李香蘭亦不及，會主演「胭脂」等。現入「華影」，於「萬戶更新」中露臉。

鄭曉君之身材修短合度，富線條美，開麥拉翻司亦在七十五分以上，故鄭之在滬，當不難發展也。（本期封面歐陽莎非）

夢藝集

韓：本月份之薪金及其他收入，共計國幣十三萬六千元。如用之於民國二十五年同月，可購白米一萬石，或煤球十三萬六千擔。現在敝人家中大小十三口月領白米二石與煤球四擔。但願以現在之收入用之於民國二十五年，則敝人一月之進益，可坐吃二百年。一年之收入，可請全上海之同胞吃窕家三天。從此敝人「沙皮」之名一變而爲全上海唯一「大善士」矣，善哉！善哉！

殷：（戲迷傳）坐場邊：有了生活費，日漲夜大好不愁悶人也。（唱）有殷胖坐單堂思前想後，都只爲生下了大男小女，單靠我拍電影，進益不夠。想開賬，做寶買，無有鈔票。做單幫，不會跑又鑽不進要排隊、軋不過狗男女。做扒手，不能像瘦猴靈巧。雖然有熱心的獨脚戲朋友要我跳槽，怎奈我拋不了多年老行。想輕生又恐防賢德妻，被人佔了。左思右想心不定，且到莊上散散心。……

韓：將糾合若干同志。在幽靜地段建設一新型電影院其特點爲內部各部完全「隔離雅座」，兩個相連的坐位在一起，和左右隔開，售價不妨稍貴，映片不必高明，惟以愛情片爲主，生意保很興隆。

殷：昨夜夢遊各國，得世界機械工程大博士學位，發明眞實機器人。回國後設廠大量製造，因其完全機械化，非利慾所能引動。第一批出品專於水陸兩埠，行旅稱便。第二批出品負責各種檢查工作，鐵面無私。第三批出品專管配給事務，黑市絕跡。第四批出品以代自警團員，保不脫崗。第五批……第六批……。則本人博士之被「歌功頌德」較之被吃三日窕家之韓「大善士」相去不能以道里計矣。

韓：胖致力於機械方面研究

皇后也寫過歐遊××——不必研究是否親筆——，大概自從照片明星之後，文氣就此消沈，寫文章倒底有些吃力不討好的吧！現在文氣已從影壇轉到劇壇去了，要想找幾個能寫寫雜感日記的電影女星實在太少！太少！

上海電影明星到香港去淘金，香港的到上海來淘金，這樣走馬換將的一個時期過去了，現在就專注意到華北了，一批批的過去，我們等着歡迎華北的過來，李香蘭白光等已經交換過一次了。

由演話劇而跳上銀幕的很多，現在拍電影的都想演話劇，前有劉瓊，顧也魯，李英，顧蘭君，等等舒適嚴俊也已退出銀幕了，這難道也是『風水輪流轉』嗎？

袁美雲由小女伶，而被邵醉翁發掘出來，成功一個大明星，之後從女伶中出來王熙春總算還不錯，現在有男紡專家又要拍戲之說，文藝坤伶也將上銀幕，是否有袁小姐或者退一步像王小姐那樣的成就，這要看她們的時運了。

李綺年在香港影壇榮膺皇后的時候，陳雲裳在香港不過三四流角色而已，誰知陳雲裳來上海紅過半爿天，而李綺年到上海就不行了，現在陳雲裳已退出影壇做一個賢妻良母了，李綺年呢？

聯華影片公司也想到香港去聘陳雲裳，有人說倘陳雲裳那時來上海就不會有這樣苗頭了，後來新華去聘的時候是恰到好處，現在陳雲裳退去影壇，要是在這個時候李綺年來上海也是恰到好處呢！可惜哉可惜哉！李的流年不佳吧！

藝人雜訊

佐君

誰也不相信，在舞台上總是扮演着老年人的王卽槊，私下裏却還是一個未談婚事的小夥子，前一時雖然聽說他要抱獨身主義了，這實在是因爲他看見別人儘是一雙雙一對對，而他却還是光棍一個，一時的氣憤話，近一時他無論看見那位朋友當頭一句，總是：「請給我介紹一位女朋友」筆者前月去麗華後台還聽見他說：「誰給我介紹女朋友眞是修子修孫」，這也可見他老人家的「求妻心切」了。

大家都在奇怪着，幾個月前還是活躍劇壇的名小丑韓非先生，爲什麼近時好久未見他的演出了，原來韓非也已拋棄了他的獨身主義觀，在忙着找尋對象了，聽說已有了着落，是某女校的高材生，面貌美若貴妃，（蓋女士體態相當豐盈也）韓非先生也眞是豔福不淺，而韓之不演戲，據說也因爲女士的家長不贊成女婿演戲，而他爲了要博取岳父母的歡心也情願拋棄以往的盛名而不顧，這也可見他愛情的偉大了。

以演香妃而出名的韋偉，自演武則天的韓國夫人後，已好久不在舞台上露臉了，原因是自今年暑天染痢疾後，身體非常虛弱，一時不克登台，或俟稍事休養後，又能見其活躍於舞台了。

銀幕著名老太婆蒙納，自與銀幕新星車遙安先生於今年六月結合後，小夫婦倆感情甚是融洽，平時進出總是形影不離，近時蒙納在麗華演古屋行屍，車先生每晚必親自接

，於是敵人也大動腦經，因爲敵人全身的脂肪都變成腦髓了，所以特別靈敏積卅分鐘之思慮，居然發明了一件寶物「觀心機」，富人裝了一具則可看來訪友人，是借錢還是送鈔票來，貧人裝了也可以看看對手是否在發慈悲心，可能開口，年青男女裝了，可觀察情人是否眞心或已變心。用場很大，妙處頗多，不及備載。海上有心的資本家可來投資，資本定十萬萬元，每股計一百萬元。每認一股，贈送「觀心機」一具，依此類推。

聽周璇歌唱

・蝶衣・

周璇的歌唱在「金都」展開。周小姐夙有「金嗓子」之號，事實上站在麥格風前引吭而歌，確也有「銀鈴似的音韻」之美。我聽的是第一日的第一場，周小姐共計唱出三部曲、第一部是「漁家女」三曲，包括「瘋狂世界」「交換」與「漁家女」主題歌。第二部是「鳳凰于飛」三曲包括「慈母心」「尋夢曲」與「鳳摶于飛」主題歌。第三部是「鸞鳳和鳴」三曲，包括「可愛的早晨」「眞善美」與「不變的心」，合成「銀海三部曲」。其中關於「鳳凰于飛」的三曲，不知周小姐爲什麼選了「慈母心」？其實無論「霓裳隊」或「前程萬里」，旋律都比「慈母心」好得多。

九曲之中，自然應推「不變的心」爲不朽之作，其次該是「可愛的早晨」與「漁家女」，前者輕鬆，後者則我愛它有雄壯之美。

佈景換了三次，第一幕浮雲與月色，配置得甚好；第三幕的立體式裝置亦佳。周小姐的服裝也換了三套，則以第一套最爲漂亮。

最後以聽衆的熱烈要求，九曲之外又加上一曲「採檳榔」，在歌聲中，令人想起了富有熱帶情調的南海來

贈送花籃者纍衆，多數是悅目的康乃馨，其中最大的一只，以黃色的花朵盤成「金嗓子」三字，矗立台左，頗引人注目，據說是阿方哥（沛霖）所惠贈，其代價爲一萬金。

古一今

「青青」賣二角一本時候，周璇在國華影片公司月薪約四百元，路明在藝華約四百至五百元，袁美雲和顧蘭君約五百至六百元，要是照目前大餅價錢算起來，一本「青青」的二角，祇好買大餅面上的幾粒芝蔴，這幾位大明星的月薪拿來買大餅，還吃不飽幾個人的肚子呢？

阮玲玉是因情自殺的，後來英茵自殺據說也是因情，不知現在還會有誰肯來一下，恐怕很少吧！「情」是什麼東西呢！「屁」恐怕還比它香一點吧！

周璇和嚴華，黃紹芬跟陳燕燕的結婚時候大家都爲文頌賀，因爲他們都有悠久的戀愛時期，有情人而成眷屬誰曰不宜，一個攝影師一個名演員，一個作曲家一個是歌唱明星，誰都認爲是最合理想的藝術夫婦了，但又誰知到現在都離婚了，這大概也算是好萊塢風了，我眞不敢贊同。

女明星利用導演的登龍術，聽說黎莉莉利用過孫瑜，後來張小姐抄襲利用過×導演，據說此術頗妙，也是從好萊塢傳來的，怪不得現在有很多的女明星利用導演，利用也有互惠情質的，一方面是登龍，一方面又是什麼呢？不以眞眞的藝術來爭取地位，而專求利用別人，其成功也是有限的了。

有一時期影壇文氣奇充，死去多年的艾霞女士曾經編過電影劇本，胡萍，陳波兒，藍蘋，夏霞，文章都寫得好極，就是胡蝶

過，於此可見其感情之篤。

孫景路自排演「日出」時一病後，至今已有一個多月了，報上說是盲腸炎復發，其實小孫之盲腸早已割去，不會再爲禍了，這次患的是盲腸下面的小管子發炎病勢較盲腸炎爲輕，不過也需要長時期的休息，今因調養得法，嬌體已完全復原，大約聯袁世凱以後的一俩戲，又該是小孫主演的了吧！

狄梵自加入聯藝後至今未演戲，但代戲却有好幾次了，一次代艷陽天中孫景路之芸香丫頭，蓋小孫在豔陽天的最後幾場中突然病倒，而她的戲在全劇中又是最重要的，決不能輕易地叫任何人代，一則會影響全劇的好壞，二則代壞了與小孫的名譽有關，所以小孫在再三考慮下，才決定由她的好朋友狄梵代，蓋狄演戲經驗豐富，代戲必不會吃慌，而爲了是好朋友的邀請更不會拒絕了，於是艷陽天在狄梵的代演中，平穩的演完了最後幾場，而這次古屋行屍中演主角的蒙納又突然病倒了，於是急煞了劇社老板，蓋找不着相當人代戲，只好退票，而找一個經驗不足的演員代戲會影響全劇，在萬不得已之下，又請到狄梵，而狄梵因前次旣已答應，這次當然也不好意思拒絕，結果又代了古屋行屍的張嫣，這也質在是能者多勞也，據說她加入聯藝正式的戲要等袁世凱中才有，吾人試拭目以待吧！

話劇女演員中，以沈浩與影界中人來往最勤，蕭沈浩一向好客，而其外子林秉慧又在影界供職，故與影星們接觸機會更多，無怪拍紅樓夢時，林宅常見有周璇，王丹鳳之縱影，當然是爲了沈浩在紅夢樓中演買母，彼此聯絡感情，拍戲比較順利，同時據說是這兩位大明星在請敎沈浩糾正國語也，蓋沈浩之「京片子」，在劇界紊有標準國語之稱，求敎之後，得益非淺。

華影改組後的新片

其卒

華影於六日正式宣告改組，事實上的確並不像外面所傳的解散。何況，華影是前唯一的中國電影公司，解散華影也就可以說是中國電影界的解體。

華影改組後，決定推行包片制，第二期的新片業已於日前核定，現記之如下；此六部片子爲卜萬蒼導演，李香蘭，嚴俊，周起主演之「大地回春」，岳楓導演白光舒適主演之「戀之火」，桑孤導演王丹鳳，碧雲，徐立主演之「幽蘭譜」，屠光啓導演歐陽莎菲主演之「貓兒眼」，鄭小秋導演胡楓黃河主演之「寃家喜相逢」和韓蘭根導演，韓蘭根，殷秀岑，關宏達主演之「龍虎門」。

這六部片子，「幽蘭譜」和「戀之火」均將立刻開始攝製，「貓兒眼」和「寃家喜相逢」，開拍日期亦在不遠，而「大地回春」則將來李香蘭來滬後始可實現，至於韓蘭根之「龍虎門」正在編寫劇本中云。

新劇人傅雲萍

提起雲萍這個名字凡是愛好話劇男女以及業餘劇團的圈內人莫不是都熟悉的，他姓傅紹興人，今年才祗二十一歲，他沉醉於話劇，還是三四年前的事，他不但對話劇有特別的愛好與興趣，他異退逸順還研究各種西洋的劇本，他曾經有過這樣的願望，把全滬的男女優秀演員都聚集合作起來，辦一個大規模的劇團，可見他對於話劇是抱着如何一種願望了。

去年他曾一度擬加入華影拍電影，但他終自謙的覺得對演技的修養不够，一旦上了銀幕或許會貽笑於別人，他實在是過人虛心了。最近他時常和一羣業餘話劇男女聚在一起，研究各種關於話劇的智識，我所祝這位新劇人爲中國話劇界散發些美麗的火花出來，我更希望他不久抵達成功之岸。

王丹鳳準備在今年結婚，這幾天，時常可以看到她和男朋友儷影雙雙在馬路上散步。

胡心靈開汽車公司，從上海到蘇州，因爲火車票難買，所以胡心靈的汽車生意非常好。

胡楓與張某有籌備結婚訊。周文彬許可等組劇團上演於「蓬萊大戲院」，第一砲爲「財迷」，十足是文明戲姿態。該團職演員一共只有十一人，演出亦力求滑稽，電影界的二三流明星，想不到演起話劇來。

顧蘭君卽將南下

鎩羽而歸

張卿

顧蘭君近來退出電影界之後，就隨着丈夫李英，打着「銀星旅行劇團」的旗幟到華北去淘金，過着流浪的生活。起初的一年，的確是賺了不少回來的，但是顧蘭君却是過着非常辛苦的生活。幾年來，她可以說是沒好好享福過。而且，有人傳說李英虐待她，但顧爲了爭一口氣，在他人面前還說李英好。

顧蘭君在去年下半年度後，就加入「天祥」演出了二個好戲，它重組「銀旅」到北方去了，並且邀了毛羽、吳仮之，王季深等一起合作。結果，成績不像理想之好，毛羽，吳仮之等也均垂頭而返。農曆新年中，「銀旅」和顧也魯嚴化的「南藝」合作演出「葛嫩娘」是比較收獲好一些的。在北方，每一戲只能演短期，演長了就生意漸漸不好，最近的「葛嫩娘」亦見衰弱了。還有三四天，演期將滿，顧蘭君也決定即回返滬到上海來謀發展。至於顧也魯，嚴化則尙有二星期左右之勾留也就要回上海的。

白虹之謎

近一時期明星歌唱之風大盛，而且明星的歌唱大都又在咖啡館，附帶地使咖啡館的生涯也無形中異常鼎盛，這些，自然都是明星號召的緣故。

論歌唱，提起白虹，的確是大名鼎鼎的，白虹的歌唱，歌來自然，歌喉也婉轉動人，白虹的歌唱之受人歡迎，可說是不爲無因的。

想不到白虹在歌唱上大爲吃香之際，又被各劇團看中了，最初「劇藝」頗有拉攏白虹參加演「結婚十字街」，因爲她還需要考慮，不能馬上決定。

正在這時，「大中」也預備積極增添人馬，也看中了白虹，自然也與白虹談判了，於是外間盛傳白虹加入「大中」演出，其實呢，白虹自已還沒有決定。

到現在爲止，白虹是否上舞台演出，參加「劇藝」，或是「大中」那要看白虹自已決定了。

白虹過去也會在「美華」上過舞台，第一砲演「霓裳曲」，但賣座極慘，這次白虹當然需要詳細考慮一下的，因爲「前車之鑿」，那是不可不想到的。

青青・四姊妹・攝影座談

落英

想約這影壇上的四姊妹，啡咖館裏四女老板的意思蘊藏了好久，每次不是她們的湊不齊，就是我們沒有空，好容易這天打電話給胡心靈先生，剛巧大姊姊在家張帆陳娟娟也在，龔小姐說「你們請過來吧！我打電話給陳琦叫她馬上就過來，」於是我們原班四人馬上準備起來到明德里去，另外分兩個到我們預先約定的私家花園裏去佈置一切。到了明德里。談談說說等候這位珊珊來遲的二姊陳琦，等陳琦來了後馬上大隊出發。四姊妹穿一色紫底黑花的旗袍，一色簇新的黑皮鞋。走不了幾步路就到了那家花園，她們嚷着先拍照，因為太陽也的確要近黃昏了，她們都跑跑跳跳的到草地上，杜屠兩君也就把攝影機拿出來，拍四姊妹團體照的時候，這個叫婆婆那個叫婆婆，娟娟的婆婆現在變成大家共有了，她們也正需要有這樣一位慈祥的婆婆來照料，婆婆一個孫女兒變成有四個花一般的孫女兒了，所以也很開心。「卡尺！卡尺！」這時兩隻攝影機，大忙特忙，各尋背境，各找角度，拍了兩張全體的照片，跟着是四姊妹單獨的照片，拍好之後，請大家用點茶點吧！」

大家步入端整舒齊的會客室，一張大茶臺靜靜的躺在中間，許多人進來後就顯得熱鬧了，各人隨便的坐下來後，茶點很簡單，實在為了時間太匆促之故，就胡亂的買了些。在紅茶與蛋糕的交響下，我們作下例的拉雜談：

柳問「王丹鳳加入妳們四姊妹集團有這事嗎？」龔小姐回顧三個妹子笑着說「這件事我們一點兒都不知道，而且報上說在丹鳳家裏舉行結義大典，真可笑的！其實我們四個人也是拍了四姊妹影片之後，大家覺得感情很合得來，就一塊兒時常玩玩談談，就是四個姊妹一樣，我們也沒舉行過什麼大典。」問「聽說大姊夫為妳們寫一個劇本給妳們四姊妹演的事有嗎？」龔和琦同說「沒有這件事，不過李萍倩先生要寫一個「四夫人」的劇本派我們演的話，四夫人就是我們三個已經結婚了，娟娟剛訂婚這樣的故事。」「我們中間一個人打趣說「娟娟的年齡本來是祗好剛訂婚呢！」杜兄就反古話了「我記得娟娟在拍「小孤女」的時候，門口餛飩敲過，一定吵着要吃餛飩不肯拍戲，導演沒法子就買了碗餛飩給她吃下了再拍的事，」婆婆說「小孩子拍戲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祗有順她的心，」婆婆真可說是善於培養童星的人，娟娟能到現在的地位，婆婆之功亦不小了。接着問起咖啡館的事陳琦說「本來是預備五百萬元的資本，後來物價繼續高漲，這些數目就不敷應用，目前的資本是一千四百萬元，現在做事可真難做，」像是一個老練的商人口吻，龔小姐說「現在大部已經舒齊了，決定在十二月十日開幕，屆時要請你們諸位賞光指教」「不敢！不敢！」有人問「妳們的職務怎麼分配？」龔回答「我們四個都是經理，大家都管點事。」大家說笑「李萍倩先生的四夫人後，最好誰能來一下四經理就妙了，」接着是「哈！哈哈！」

問「現在妳們四姊妹有戲嗎？」龔說「我們三個都沒戲就是在拍，」娟娟插入一句四妹今天她實在不大說話，變成一個幽嫺文靜的小姐了「是馬徐維邦先生的「火中蓮」。

大家天南地北，隨便胡謅，不覺天漸漸的昏暗下來，因法區電燈倘未接通，秉燭夜談，未免掃興，沒有鈴搖就此宜告散會，這裏謹祝她們四姊妹永遠親親！永遠青青！

眼耳鼻唇整容專家

楊樹蔭醫師

專整

雙高鼻・吊口・小・耳酒醜
眼鼻・厚眼唇美眼坍・窩形
皮術斜眼皮・顧・眼雀・改
術・白皮○豐術假・斑眼造
・凹眼・厚顴・眼罩・鼻

・章程備索・

院址 上海南京路二三三號
哈同大樓一二五號房
電話 一三六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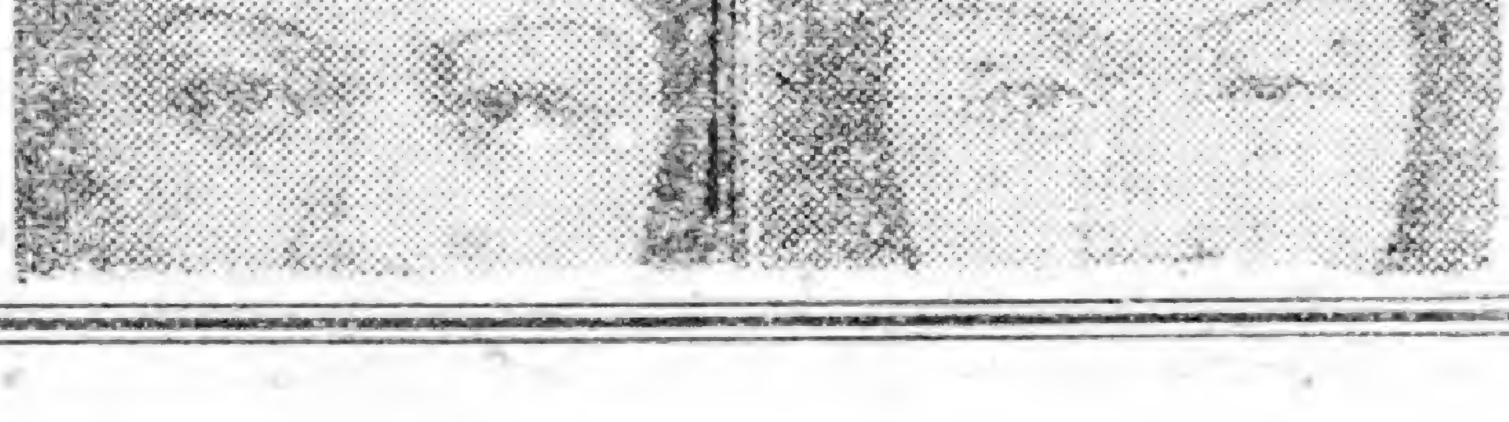
美眼整容醫院

(凹鼻整高)

施高鼻術手術前

手術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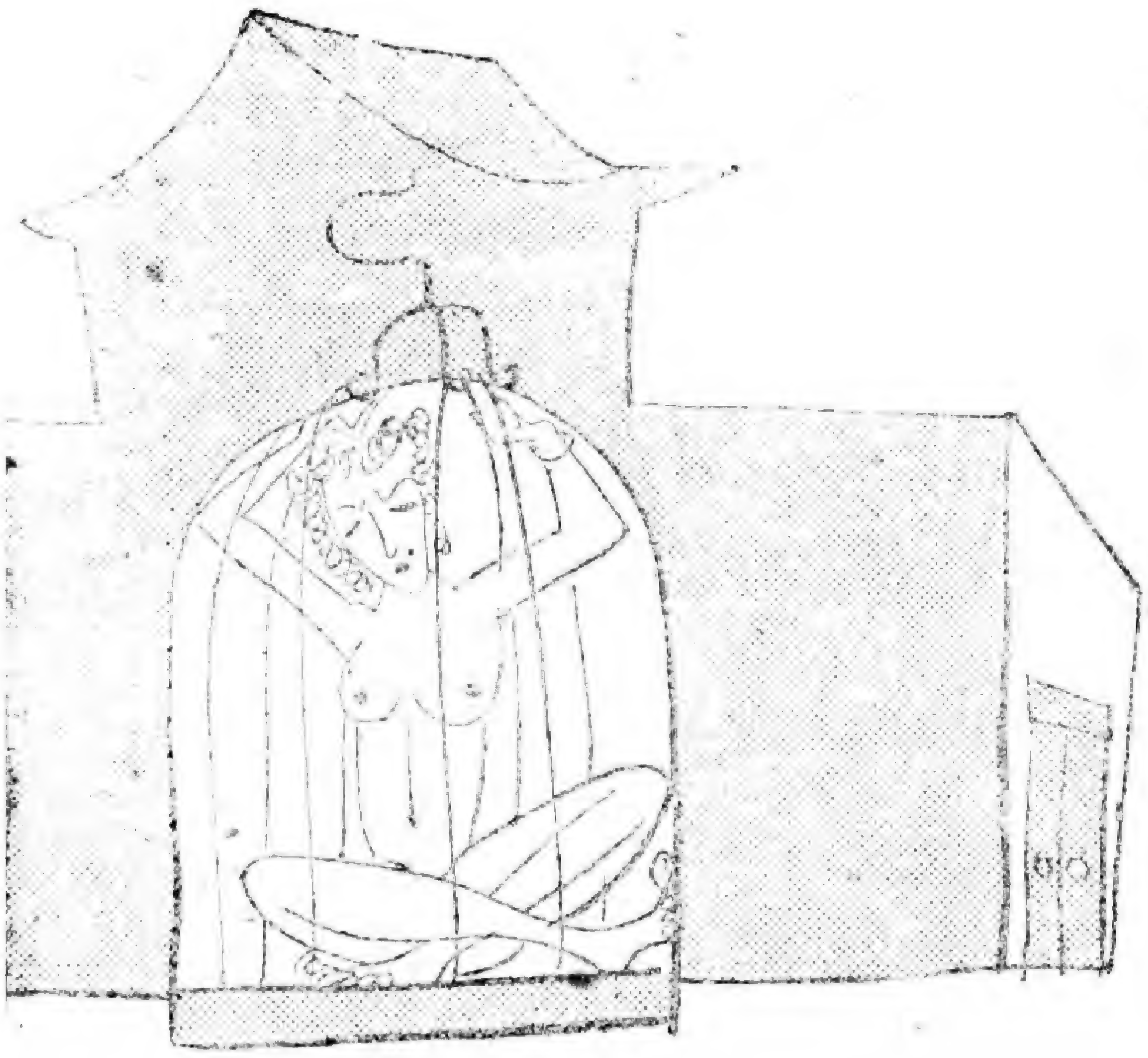
施雙眼皮及放大手術前　手術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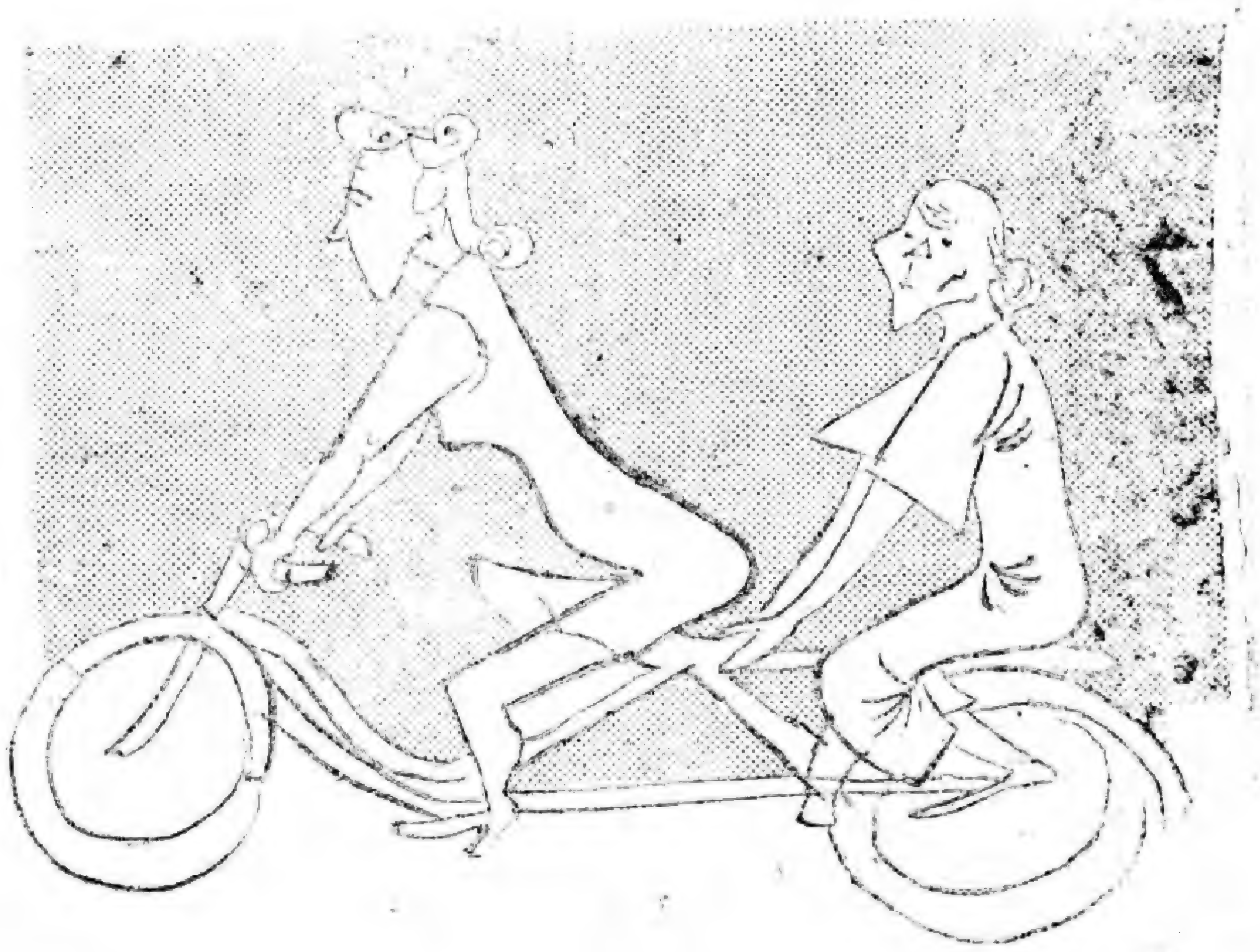


電影畫片

籠中小鳥

有幾個正在竄紅的女明星們，被大腹賈們伸出他們的魔掌，抓去了把她們藏嬌金屋，見不得人面，活生生地軟禁起來。





十足保證

在「人心險測，世風不古」下，這位婆婆担保地說：「我們的娟娟是處女」。

自甘墮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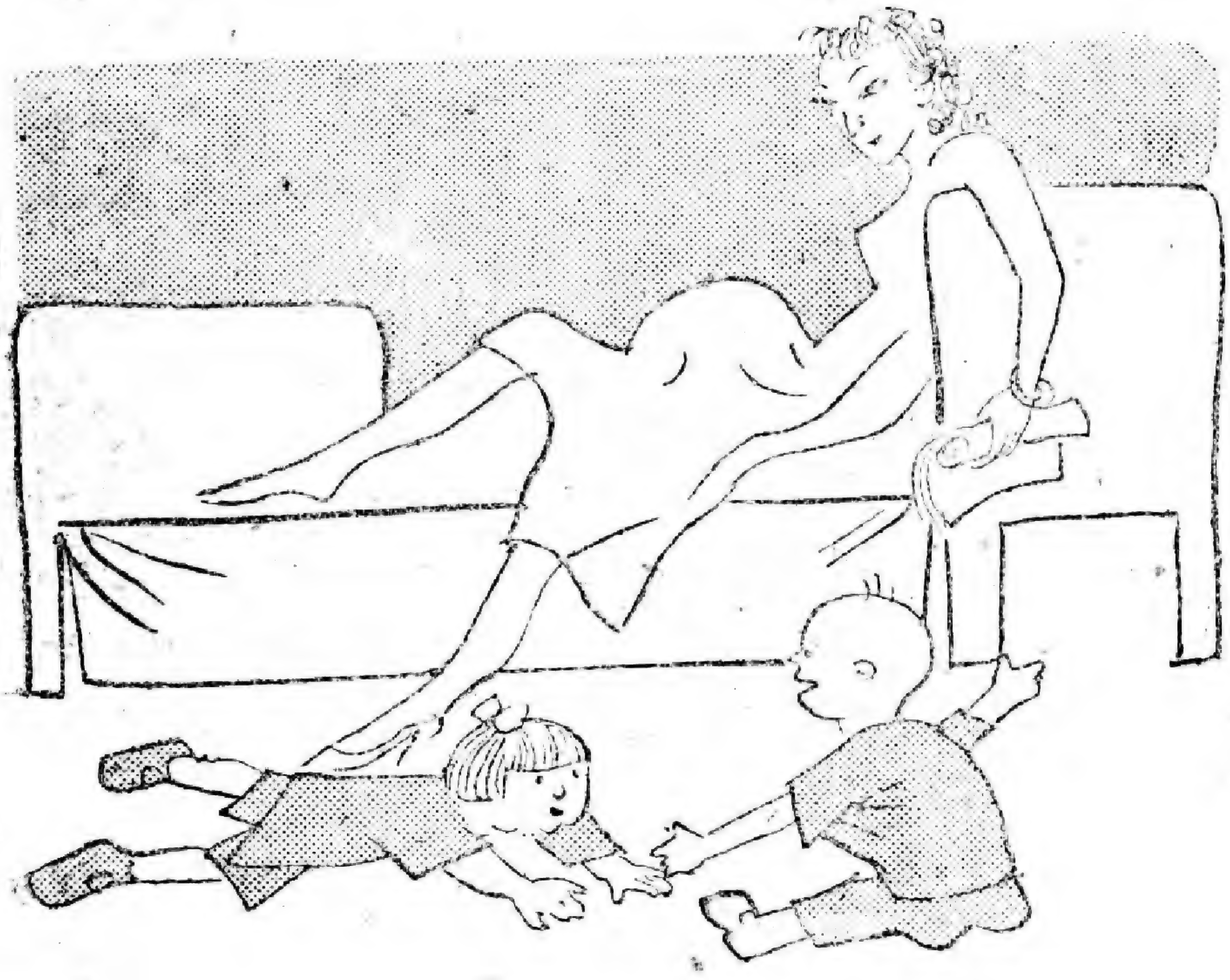
現在有一般電影大明星染上了這個「惡習」的很多很多，她們除開拍戲之外，每天的消閒是固定的劈拍之聲，另外的就是吞雲吐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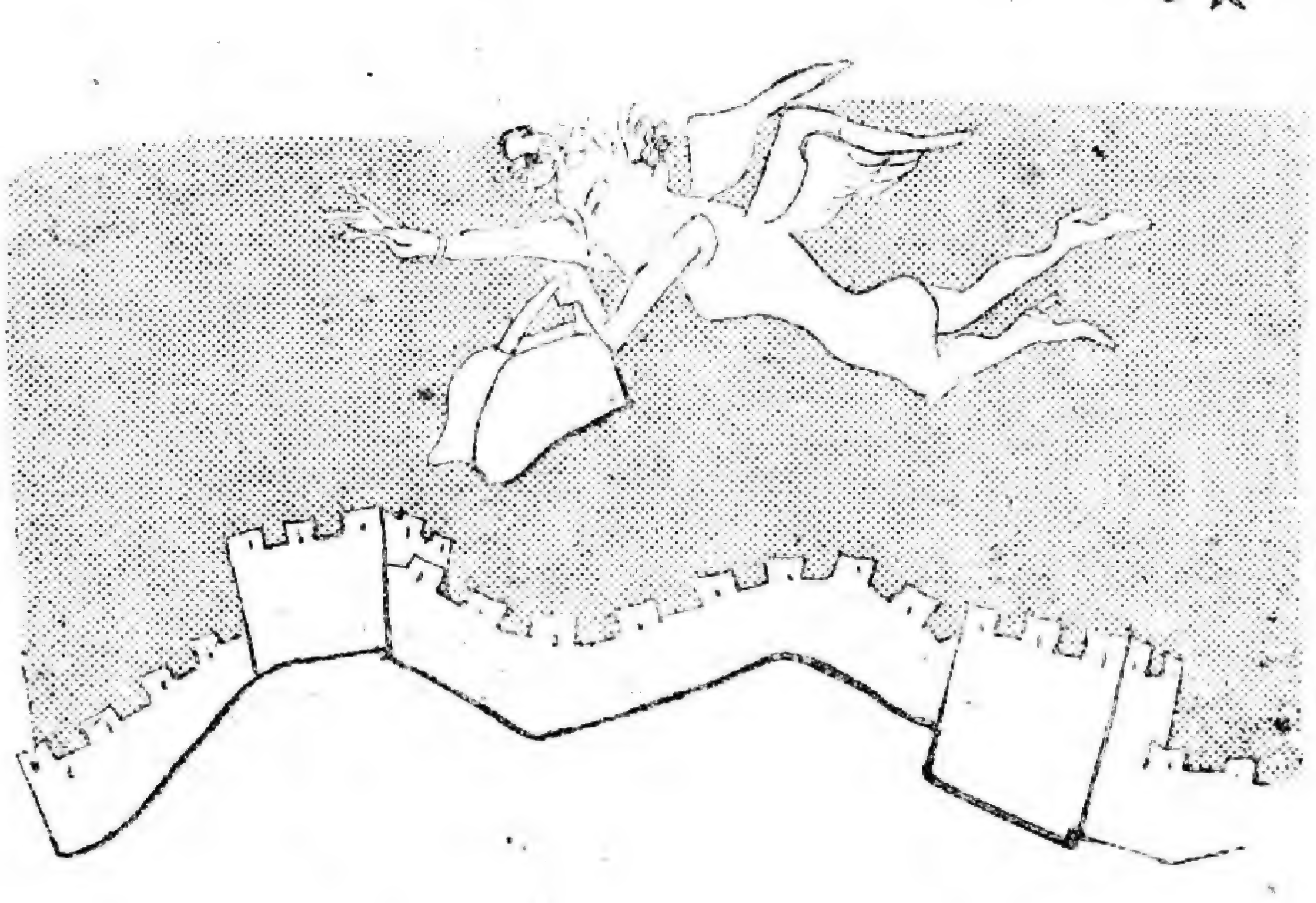
走單帮

演演話劇，拍拍電影，名之曰：「兩棲動物」現在一般電影明星兼演話劇之外帶做單幫，這算什麼動物？

養人機

電影明星紅得發紫的時候，當然有人爲她們設一個下野方針，下得野來，立刻變成一架養人機。





開碼頭

電影明星也像京角兒一樣地開碼頭走江湖來了。有本領的插翼而飛，沒本領的祗得死守在攝影場裏唉聲嘆氣。

周璇惡鬥[illegible]魔[illegible]

消瘦了，把鏡衣披在鏡面上，怕見自己的顏容，最怕見吐着光的燈，怕瑣碎的聲響……悄悄的靠在會客室的沙法上，那沉默的琴鍵猶着唇露着潔白的排齒像要說話似的，她便把琴唇合上了，琴譜安眠在琴肩上，薄薄的已蒙上一臉的輕塵，沒有一絲聲響。她輕輕的撫摩着案頭上那紅色的紫瓶，凝視着那倦了的昨日之花。

她也倦了，她愛演戲，她却怕演戲，她想休息，可是她過去的事擾得他不得安靜，她合上了眼，可惱的往事一幕一幕出現在她的腦間，恁地也趕不走，迷迷糊糊的像睡又不像睡，給胡思亂想不知搬到那一年間，那一處所在，朦朧的劈面像站着一個女孩子，對他笑笑地，好像在說：

「我是一個畸零的人，我不知道我的誕生之地，只知道是常熟，不知是在那一個村落，不知道我的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我在六歲的時候，我開始為一個姓周的婦人家所收養，她就是我的養母，但是六歲之前我是誰家的孩子？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就姓了周，實際我決不是姓周。可是我的養父家另有大婦，大婦當然和我的養母不很和睦，却很愛我却是實在的，不久周姓的家道也漸漸的衰落了，我和養母很受了不少的顛連困苦，在八歲的那年吧！養母把我送入甯波同鄉會設立的第八小學校去讀書，那時養父為了大婦的約束，對於我們的供給也斷絕了，養母辛勞勤苦的操作所獲，供給生活外還培植我讀書，這是我大幸的一點。」

她靜靜的聽她說，微微的瞧了她一眼，她還是笑笑地告訴她另一階段的往事：

「僥倖的小學總算畢了業，但是沒有能力再讀書了，在學校生活的過程中，我最愛唱歌，聽人家唱，跟人家唱，自己居然接着也會唱起來，在學校裏，唱歌成績往往是我最好，誰知十三歲的那年，由章文女士的介紹，我就進了黎錦暉先生主辦的明月歌舞社，現在我的名字就是黎先生為我起的，於是我也是明月社的社員了，在明月社裏我和許多人由陌生而熟識起來，那時候我陶醉在音樂氛氣中，誰與誰之間都沒有拘束。接着也有人說我活潑，說我聰明，也有人愛我一雙眼睛，我就學歌唱，學國語，學彈琴，希望自己有當時王人美一般的名氣，就是酬報不豐，但是我深愛這樣的生活。

她又說着生活的轉變的一段：

「這個歌舞社，那個歌舞社，登台，表演，播音……在民國廿五年間拍「花燭之夜」居然上銀幕了，剎時間，上海戰事爆發，又懷着絕大的雄心上香港，菲律賓一帶去演舞台劇，二十七年的七月十日在北平西長安街春園飯店又結了婚，在北平度過四個月的蜜月，婦唱夫和的也曾共同立下山誓海盟說：我倆永遠不分離，那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在年的月日這鴛鴦牒竟告粉碎了，在這愛的漩渦裏，幻想中的美滿和光明，漸漸的現實成了猜疑，侮蠛，難堪，威脅和痛苦。在另一個地位和立場來說，却是實在待我太好了，平等愛護我的身體，顧全我的名譽地位，調劑我的生活……實在不忍再想，不忍再說。」

這種種眞像玫瑰的刺傷着夜鶯的心胸一樣，她不敢再領受這樣沉重的回憶和刺激，但是控不開的思魔強霸地襲來：

「我已是二十幾歲的人，我有我的生命，我不能再停留在迷途中，渾渾噩噩的下去，我不能在無理的威脅之下生存下去，我應該重視我自己的生命，過去的遺憾，有背景，無背景，都隨人去猜疑吧！總之，我是一個二十幾歲的人，為了不願屈服在無理的威迫之下，我要掙脫這一個桎梏的鎖鍊，怎又會投入另一個桎梏中去呢？所以，還是忘了過去的創傷，起來在銀幕上創一點功績吧！病，過去的種種積下的這沒法診治的病，祇有在累重的工作中來磨滅它吧！古裝片，歌唱片，儘這個病了的身子背吧！紮頭套紮得頭昏眼花，忍着；水銀燈像針一般的刺着眼，忍着；頭痛得拍不起來，眼刺得張不開來，忍着；不拍戲就練唱練舞，忍着；拍戲的時候又唱又舞，忍着；拍戲的時候像木頭人一般，任人家擺佈，忍着；這個姿勢，那個姿勢，這麼轉，那麼轉，試一遍，再一遍，頭眩，眼花，忍着，忍着；一轉就要眼花，一眼花就要頭暈，一頭暈就要找一個地方坐一回，坐一回再起來轉得眼花頭暈，忍着，忍着；實在吃不住了停幾天，停幾天再繼續下去，繼續了幾天又吃不住了，忍着，忍着；像猢猻出把戲的耍了一套又一套，小病積成了大病，大病就一時復不了原，忍着忍着，再繼續拍戲，就一直病下去，病下去又怎能不拍戲，拍下去更病，醫生說，這樣拍下去，命也準會給戲拍了去，可是我忍着，忍着……」

「這些痛苦忍受着，明白不明白隨人家去吧，苦痛是祇有自己心裏明白，這是為工作而受的痛苦，現在已是二十幾歲的人了，應該重視自己的生命，更應該重視自己的工作，為了工作這痛苦還得挨下去！沒精神，沒氣力，又不得安睡，為了明天要拍戲，不得不吞一點安眠藥，把錯亂的神經，強迫的麻醉一夕，忍着第二天醒來難過的反應，撐起身子去拍戲，再拍就再吞，再吞方得再

拍，再拍就害得失眠症更厲害，更厲害就更得吞，失眠的滋味也受的了，失眠藥的反覺更夠受的了，開時祇乖睡覺，睡覺但求睡得着，只見是靠在沙法上睡覺，又那裏「睡」？只是「覺」。」

她靠在沙法上確是「覺」，她並沒有睡着，迷糊的瞧着面前的那娘兒，覺得說得非常對，眞是：「同是天下淪落人，卿須憐我憐卿」，不對！不對！不對！和她心裏要說的一般，雖然她也許不十分健康，但比現在的自己要強些兒。

不對，不對，迷迷糊糊的瞧着瞧着

，不對！不對！不對！

她面前那裏是什麼娘兒，却是一個猙獰的魔鬼，但是一股文明相。

牠祇望着她嘻皮的怪笑像蘊藏着無限的企圖，那微微的笑就露出那滿嘴血紅的板牙，不知是喝人血的呢？還是專吃娘兒們紅嘴唇的？未開口先闖來一股血腥氣夾着些口紅香；牠的頭生得像豬一樣；一管冲天的塌鼻，沾一點石炭色，概是慣香粉臉的偉績；牠的一雙抒椎眼，可說是疏而不漏；他那兩張熏烟似的蒲扇手，抓過成千萬，成萬萬的鈔票，你說牠不是辦文化事業吧！牠却是在辦文化事業；你說他是在辦文化事業吧！牠却運用牠的鈔票收買藝術從事者的精血，和美嬌娃的青春和美麗；牠親手埋煞許多藝術工作的忠徒，牠造成一班自鳴不凡帶假面具的藝術家；牠東宮裏藏着唱京戲的娘娘，西宮裏養着拍電影的妃子；牠和古代的四大美人沒有什麼關係，和現代的四大美人怪難說沒有點關係；牠住海上最高最高的飯店，牠待女藝人最深最深的恩典；牠的一臂之力，可以使不振的劇藝興隆起來；牠的一舉之勞，可以使女星的缺憾彌補無縫；一登魔門，身價十倍，實行博愛越過自由範圍，婚變登龍，全仰高抬貴手，有事人約黃昏後，獨自上高樓吊着胆子進去，開着心兒兜走，鬼從前門入，外子從門溜，只是勢力不夠，又怕外揚家醜，張隻眼，閉隻眼，難管難管留着一點名氣，且圖天長地久。一篇孽賬，管他媽，一筆勾！

她拭了拭眼，見眞是這慾魔降臨，她竟想不到在她那樣不幸者的面前也會暴露出那文明假面具後的眞面目，她知道這不祥的慾魔，一踏進誰的門檻，幸福就會跟着消滅的，她怕牠那雙罪惡的黑手，會把人的名譽抓得粉碎，她怕牠的血牙，會把人的命運嚼得稀爛，牠的一雙脚會踹得人永世不得翻身，牠的一雙眼會看得人的靈魂發抖……

她氣憤這世界會產生這樣的妖魔來，她怨恨這社會竟會儘牠無法無天的糟蹋人下去，她慨歎世人竟會那麼瞎了眼的相信牠是文化事業之主神和救濟藝人的救星，她覺得她自已祇有二十幾歲，她有她自已的生命和事業，過去爲了不願屈服在無理的威迫下，不能才從桎梏的鎖鍊中掙脫出來，又會投入另一個桎梏中去？她覺得要替忍受痛苦掙得一個代價，必須懷着一顆正義之心，用全生命向惡魔作一個生死的搏鬭，她不顧自已的勁力兩拳握着全生命向惡魔撲向，要扯碎牠的假面具，掙取她的眞生命，再一瞧！她自已正撲倒在沙發上，雙手狠勁的撕着一份大概也是電影刊物吧，上面有着那張本爲藝術老闆的文明像，被抓得七孔流血似的。惡魔早不見了，祇有對面那樣放大照片的人像，對他微笑着，像祝她勝利了似的，那笑的像就是幾年前的她，她坐在沙法上像經過一場惡鬥似的很困，正好她的寄母走來，她關照她的寄母打了一個電話給影片公司說：「如果身體那一天健康了，那一天再拍戲吧！」

她把鏡衣褪下，望了一望鏡架上的自已，再望一望鏡裏的自已，懶懶的還是把鏡衣披上，微微的歎一聲：「瘦了！」

×　×　×　×

·周璇家庭生活·

李綺年東山再起

李綺年自從去夏在「國際大戲院」，演出慘敗之後，偃旗息鼓，不再有所動靜，蟄居海格路，儼然以寓婆姿態出現，雖一度盛傳她有打進「光華」之雄心，到底她沒有這種勇氣！茲據消息傳來，從四月一日起蘭心大戲院改組後，她將重振旗鼓，東山再起，這事情似乎已經決定好了。

這幾天她常在忙着整頓舊部，收拾殘兵，打算破釜沉舟，背城借一，所以東奔西走，煞費苦心。

李麗華在「柳浪聞鶯」裏大展歌喉

報載李麗華將與高占非合演「大地回春」，但爲了「大地回春」的劇本尚未編成，而方沛霖，因爲沒有新作，所以最近又籌拍一部歌舞片，而將請小咪李麗華主演。

這部片子就是「柳浪聞鶯」，劇本早已編寫成了。

「鳳凰于飛」後，阿方哥則一直沒有新作，最近才舊事重提，預備開播「柳浪聞鶯」，這故事是頗相同於翠堤春曉，値此春回大地，阿方哥預備多採取明媚的春景，而一切都是極有自然之美，音樂方面邀請黎錦光担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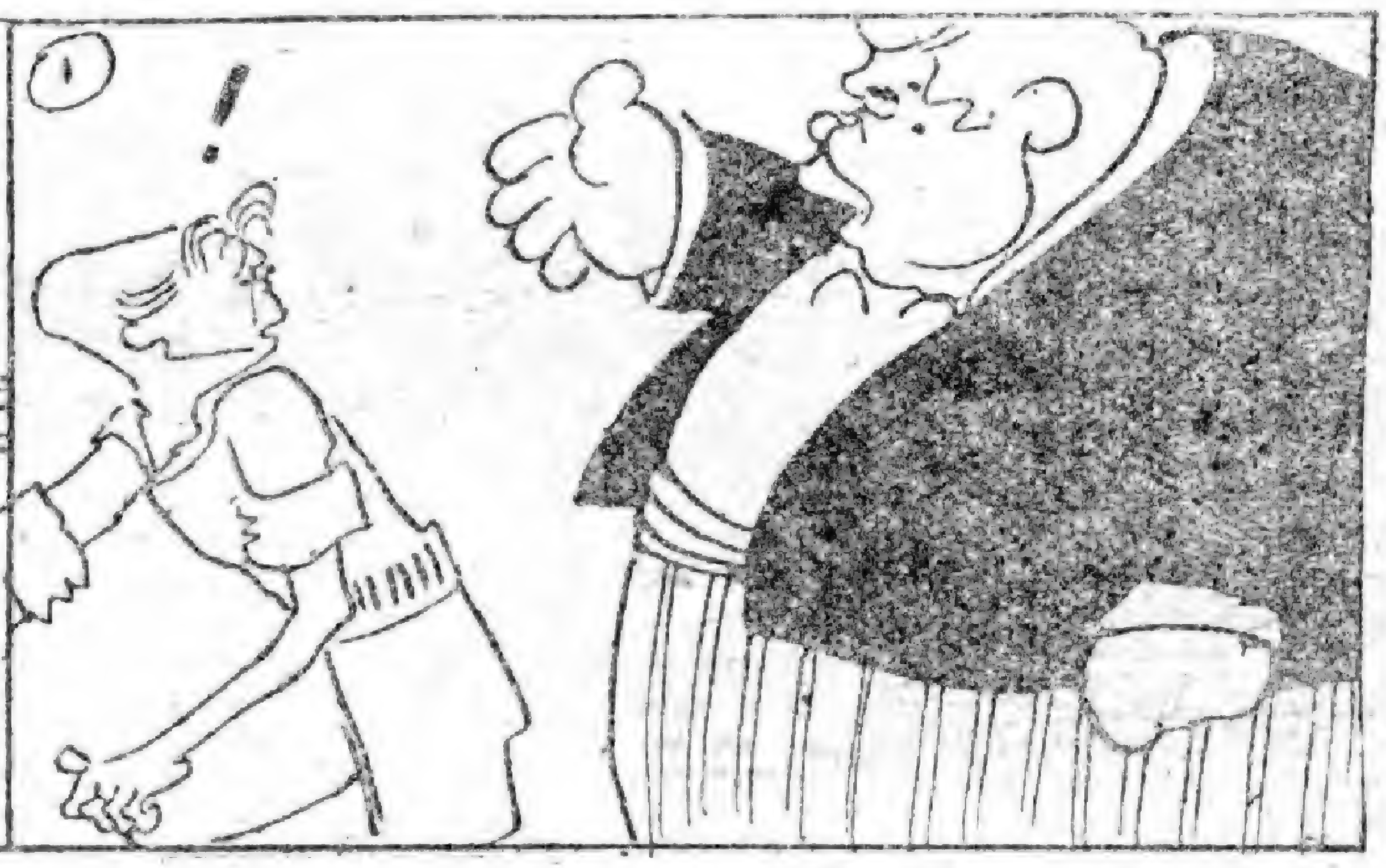
小咪已爲方沛霖所邀請，大約她會答應的，因爲小咪覺得非常空閒，拍部影片解解悶氣，撈撈鈔票也不錯！

秀蘭全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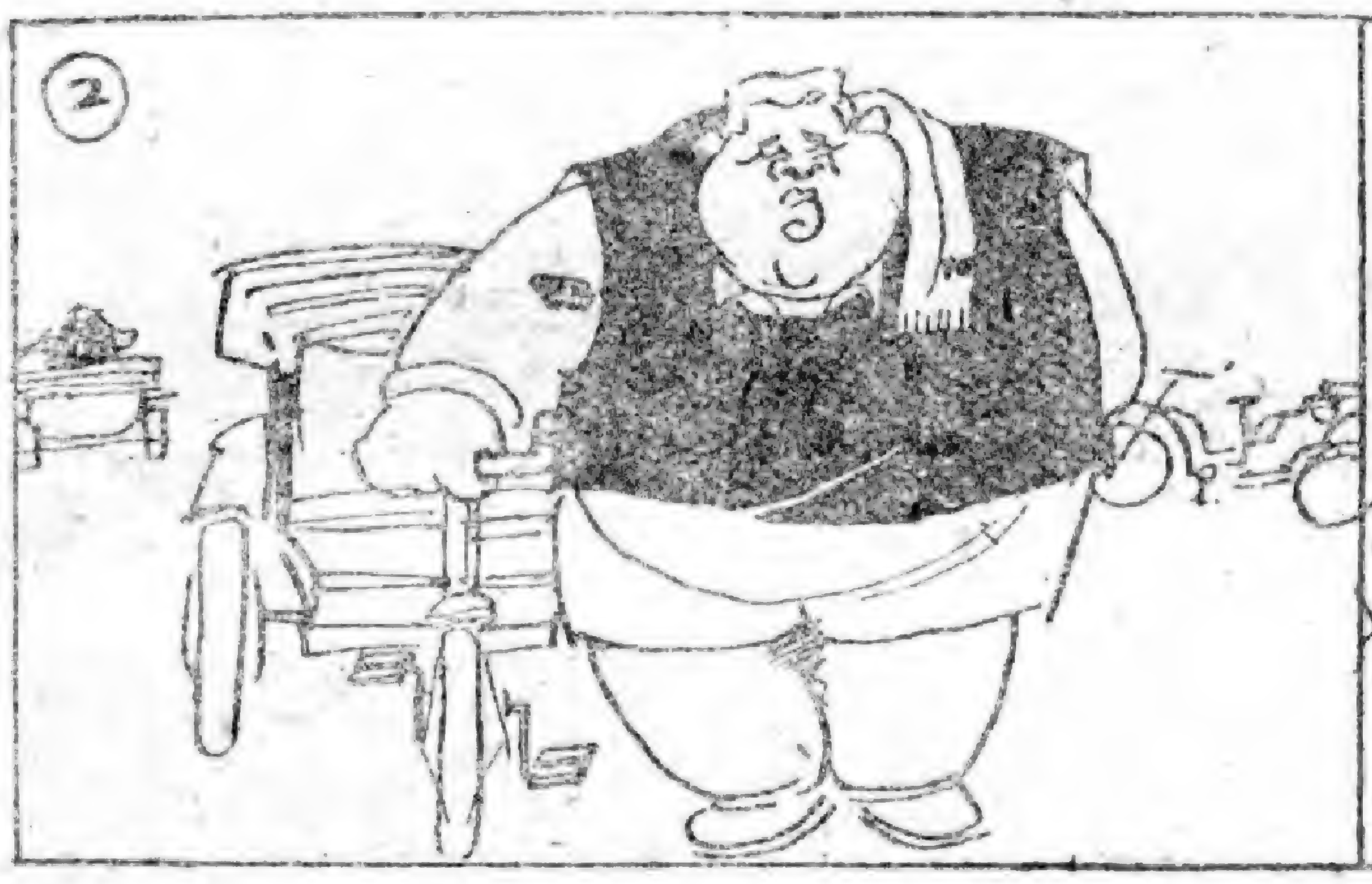
陳明敷作

長篇連續　趣味高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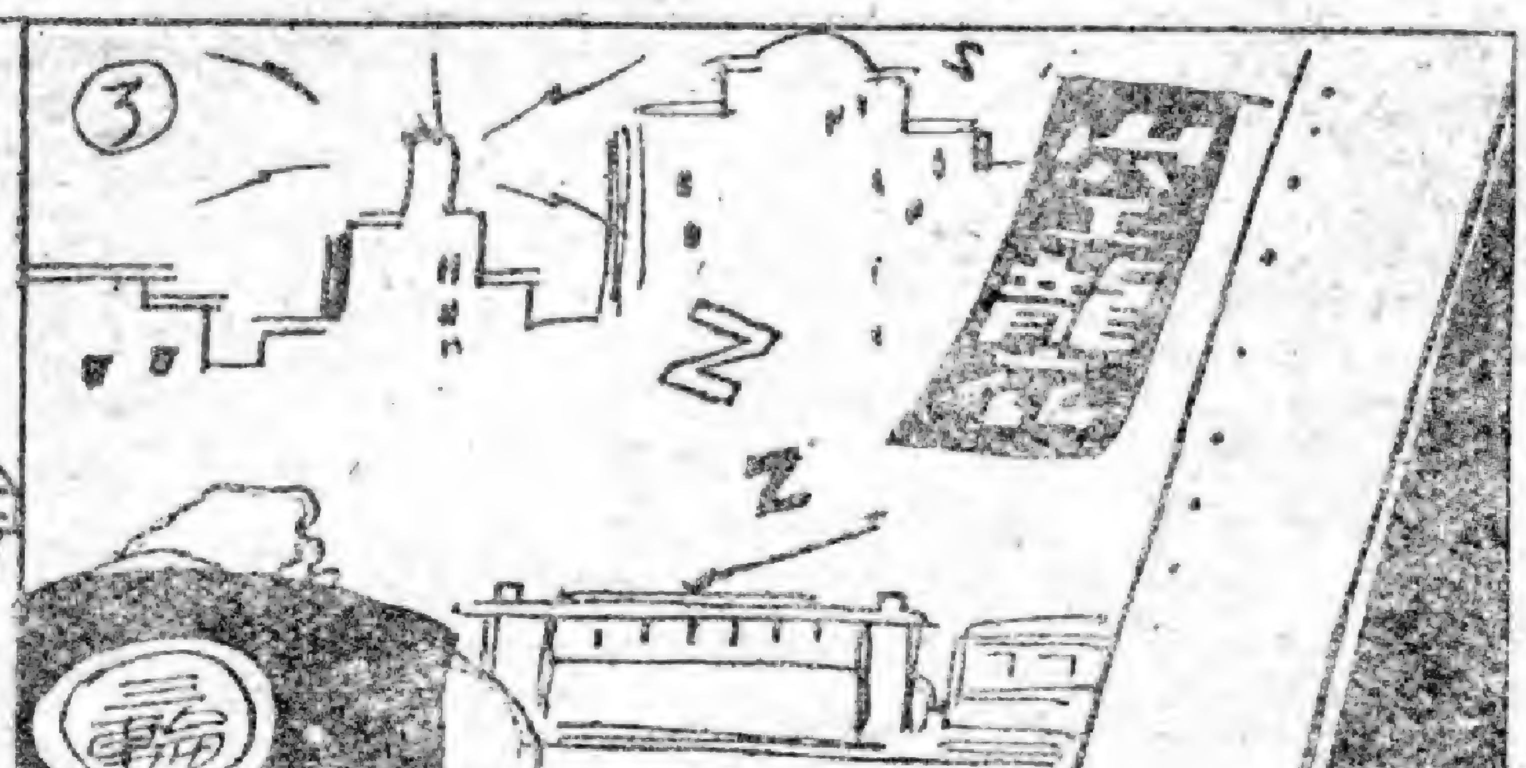
改行大吉……出門不利



（1）拍戲養不活老婆，改個行業，派派氹頭。



（2）就憑我這付賣相，踏三輪車有啥話頭。



（3）出門不利，警報齊鳴。

（4）一天沒生意，坐在車上乾睡覺。

讀者信箱

本埠蕭橋君問：丹尼小姐年齡卅六歲蘇州人現住海格路會樂園一號，有一個非常洋化的家庭，會留美研究戲劇與黃佐臨結婚養有三千金，計大毛二毛小毛，現在苦幹劇團戲演。

又張伐名張伐韓非（幼之）陳述（子通）吳漾不詳，陳韓之名也為字音。

又陳燕燕新丈夫為誰？對不起不詳。黨人魂影片暫停開拍。

有虎邱路八十八號信孚廠讀者許永安君要徵求陳雲裳，陳燕燕，李麗華三明星之簽名式願以本刊或李香蘭，周璇等明星簽名式或照片交換，讀者有興請直接通函接洽。

紫藤先生：往中國圖書雜誌公司購買本刊，凡青青讀者，本社已通知該公司與以九折優待，至於購照片之事，請詳閱封底廣告。

寧海路鄭先生：謝謝你眞熱心，你寄來的照片，有便的時候一定為你代簽，趣味測驗所贈的照片想已收到，至於選購照片托代簽，有相當的機會當然不會使你失望，要是寄一張冷門照片我們人都找不着，那就無法辦到了。

周雋宗君：你說得我們這樣好，眞使我們慚愧，感謝得很，趣味測驗大致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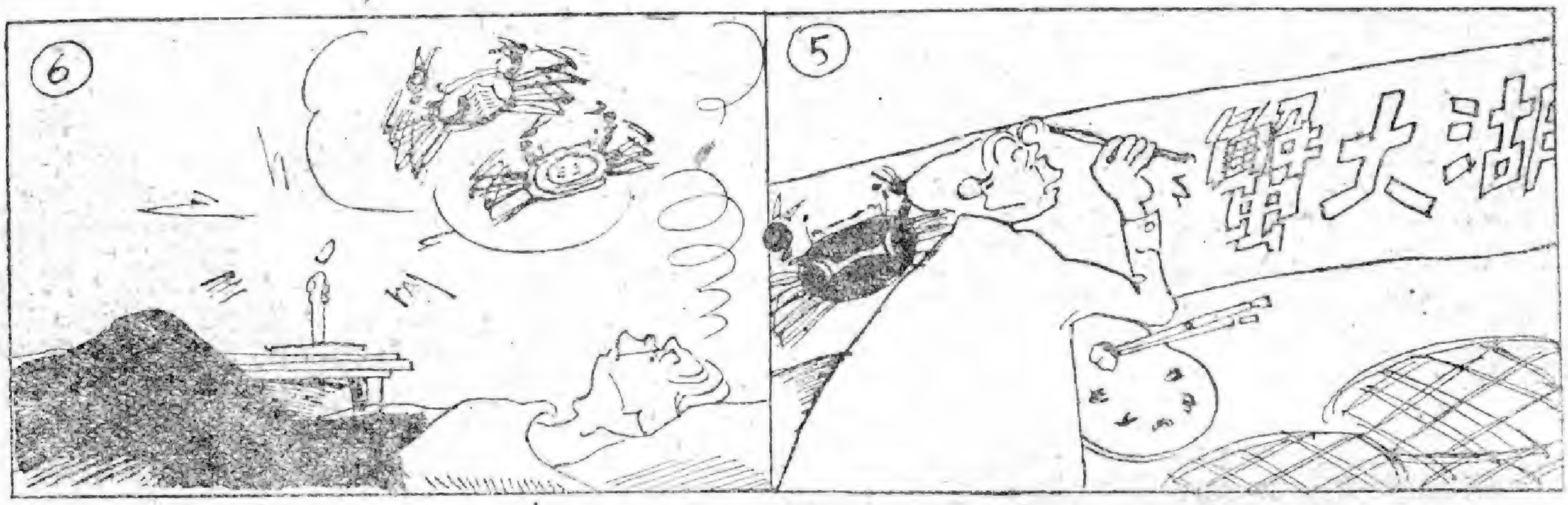
南通王宗英君：尊函想已遺失，因本社為了趣味測驗拉了多人檢視，我想決不會遺漏的，或因時期過遲之故，因為您肯用腦筋

秀蘭全傳

陳明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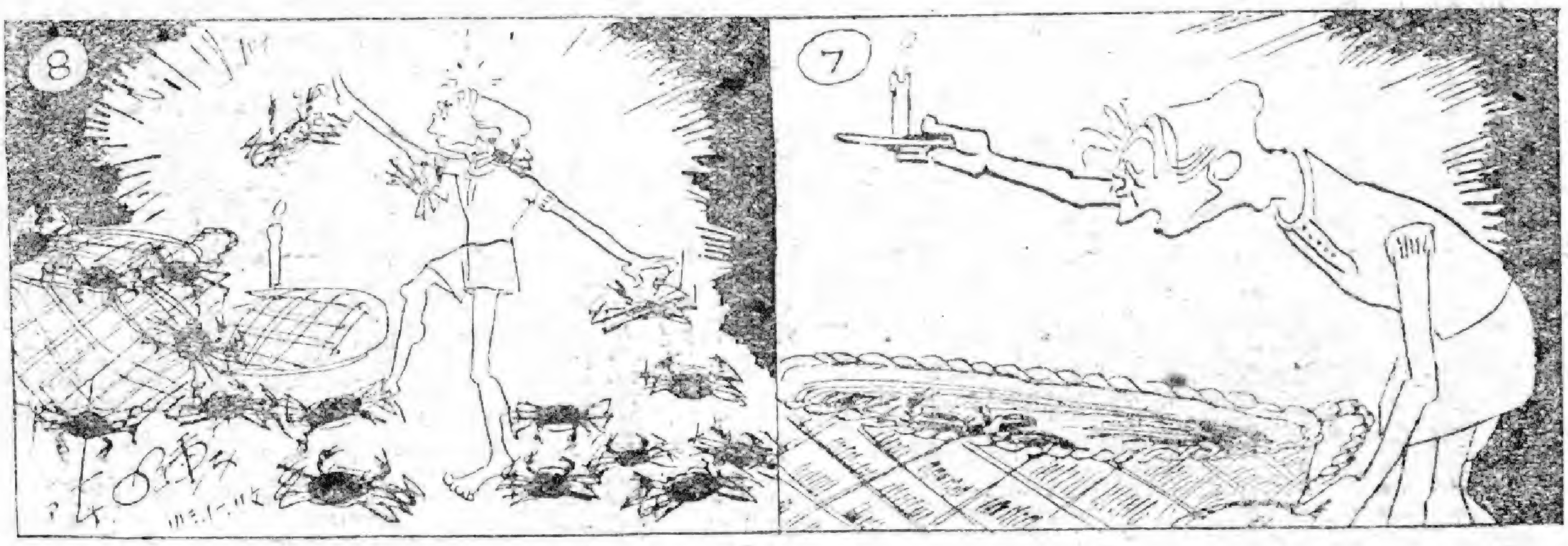
長篇連續　趣味高級

橫行將軍……不肯合作



5）出個噱頭，生財有道。

6）興奮過度，夜不安眠。



7）新造毛坑三日香，起來審一番。

8）橫行將軍不肯合作，見了光亮四散逃。

破例再寄一份。

蘇州重心先生：一、這是每期之費，二、定戶之書，我們已經在計劃務須比市面上早能看到，三、涉非小姐的身長是在她寫的時候遺漏了，在當時我們的確用皮帶尺量過，在同期書裏也表明過，四、請您別担心這祗是攝影的技術

荷浦馮伶君：你的熱情可感，但既有名可查，想決不會沒有的，因明星照片大家喜歡，半途藏擊是不免的，所以本埠讀者都是親自來領的多，或是你的地址不明而遺失了。

燕湖黃葆璋先生：上次之問題因時開不及照刊入第三期，龔秋霞和龔稼農是五百年前同一家，倘照龔氏家譜查起來，也許龔稼農是她的叔祖，也許龔秋霞是他的太姑婆，不過現在並不是兄妹。

天津王歧先生：最好請你有興寫點文字寄來。

蘇州王娟小姐：朱石麟先生當然可以算是大導演了，他的出品精美可靠，新片爲「現代夫妻」，像「不求人」錯不多的作風。

硤石方亞輝先生：你要買青青叢書攝影室血案和狄克銀行探案，古屋盜跡，大力水手特價每冊一百廿元，郵票通用你附郵票來即可寄上。

杭州黃葉先生：電影演員因薪給不够，所以紛紛向外發展，大部是演話劇，做生意的很少了，大概他們都不善經營商業。你要簽名冊上來托代向明星簽名，不過日子不可限那末我們有機會可以代辦的，一定要那天要那末恕不從命。郵局往返中途遺失未免太傷。

誰是舞台上的名旦？

洪流

是四五年以前的事了，上海劇藝社正挾着全上海最優秀的演員，在辣斐戲院作長時期的公演。

當時最受歡迎的戲是北京人、家、春、秋、邊城故事等，英茵的曾思懿，刻劃了一個陰險而憂鬱的婦人獲得了大衆的讚賞，藍蘭和夏霞在家、春、秋中也都有超特的成就，同時唐大姐（若青）以中旅女團主的姿態，用麒派的做工，出現在舞台上，葛嫩娘的潑剌，陳白露的浪漫，大批觀衆爲她顛倒了。於是有人提出舞台上四大名旦的口號，將她們四人媲美平劇界的四大名旦（梅程尙荀）。

流光在飛逝，四五年的歲月，像雲烟一般，漸漸地暗淡了，消散了。

我們再看一看我們的四大名旦呢！英茵死了，（上次義演據說將撥出一部分款子爲她修理墳墓）夏霞結婚了，藍蘭消息沉沉，好久沒有聽到她的消息，只有唐大姐還在舞台上活躍着，然而美人遲暮，她的藝術光餘，已經慢慢地在暗淡下去。

看到了這些我們不得不感嘆歷史是慘酷的！

然而在平劇界四大名旦之後，又有四小名旦繼之而起了，我們的舞台呢？現在先舉出幾位女藝人請大家來選擇一下。

流年不利的孫景路

小孫在話劇團中已經有不少年的歷史了，在新進中她可以稱得大姐：（雖然她的年紀還很輕）所以將她名列前茅了。

在中旅時代，便被唐老頭兒（槐秋）所賞識，而加以重用，戲路相當寬，在日出中，可以演陳白露也可以演小東西，而且還有個活翠喜的綽號，便可知其一斑。

去年夏天，她的離婚事件，會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實她和吳景平的個性完全相反，與其不能調和的生活在一起，到不如離開乾脆。小孫是聰明人她明白這一點。

她待朋友，相當熱誠，這次爲了仇銓的義演，出了不少力，可惜在上演於前夕病倒了，因此預定的翠喜改由路珊演出。她的身體一向很不好，希望從現在起，永遠脫離病魔的纏繞吧！

甜姐兒黃宗英

甜的作風，甜的語調，甜的面龐，形成了我們的甜姐兒。

當她和異方北上結婚的時候，誰都贊羨她們是理想的一對，那知消息傳來，異方死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呵！之後她曾在西山上住過一個時期，有人說她受的打擊太深，一定不會再演戲了。然而半年後，她帶着一顆創傷的心回到上海，而且在舞台上演出了，她明白她的使命，她要以藝術上的成就來紀念她的異方。

半年來，她並沒有使我失望，仍舊保持着一貫的『甜姐兒』作風，然而當千萬觀衆，爲她甜膩的作風陶醉了的時候，誰還記得她的內心蘊藏着無限的隱痛呢……

巧克力姑娘沈敏

美麗的面龐，健康的體態，黑裏帶甜，甜中透黑；這便是我們的巧克力姑娘沈敏。

她的個性相當強，前二年，她的演技，老是停留在一個階級上，人們都說沈敏恐怕不會再進步了，但是她並不灰心，仍舊是耐心的鍛鍊着，果然秋海棠中的羅湘綺，獲得觀衆的愛戴，她又從新抬頭了。在戀愛方面她也很得意，她的愛人姓黃，是一位黑黑的健壯的華僑，在夏天的游泳池裏時常發現她倆的蹤跡。

沈敏在巴黎演日夜兩塲的時候，他還親自送飯給她吃呢！

願上帝祝福這一對吧！

步步高升的碧雲

在『浮生六記』公演之前，碧雲對於觀衆還是陌生的，當時的劇壇盛行着以噱頭來吸引觀衆，像浮生六記這種戲，在生意眼上是很沒有把握的，然而演出後却意外地轟動…時，這固然是費穆編導的功勞，而碧雲的芸溫柔嫵媚，恐怕有不少觀衆爲她一洒同情之淚吧！她的演技是多方面的，能演十幾歲的高貴小姐也能演四五十歲的中年婦人，這在一位新人是難能可貴的，願她勇敢地邁步前進。

金絲雀羅蘭

美麗，活潑，再加上清脆圓潤的聲音，她的確像一頭金絲雀的。

加入中旅第一砲『金絲雀便大紅大紫，風姿是那樣動人，演出是那樣自然，再加上一口抑揚悅耳的國語』無怪許多觀衆爲她顛倒了。最近她脫離中旅而加入了聯藝，在『海葬』中她演那個愛、愛到頭、恨、恨到底的素姐，強烈的愛和恨交熾的個性，至始至終給人一種陰森森的感覺，看完了『海葬』我不禁要說：我怕羅蘭。

爭氣的莎莉

莎莉加入劇壇的歷史，比她哥哥（英都）還要短一點，然而幾年來，英都始終站在二三等角色的地位，莎莉却一帆風順，一躍而爲A級演員了，在金都她和黃宗英站在同等的地位，這不能不說她是爲她哥哥爭氣的。她正像一株盛放的牡丹，艷麗而華貴，在台上台下，都是那樣動人，不過她也有缺點，那低濁的喉嚨，實在是她畢生的遺憾。她肯孜孜不息的用功，在每一次新戲排演的時候，總是盡力揣摹着所演角色的個性，她的用功，並沒有白費，在『弄假成眞』『魂歸離恨天』幾個戲裏，她不是已經得到美滿的收獲了嗎。

以上一共舉出了六位藝人，其餘像莫愁狄梵林彬王薇等，也都是有入選的資格的，因爲篇幅關係，所以不多說了，見仁見智還請讀者自己來選擇吧！

關於白玉薇

老鳳

玉薇白姓，字雪彥，一字白雪，乳名虎子，亦呼虎兒，「玉薇」蓋戲校「玉」字輩排名之名焉。河北宛平縣人。父白雅亭向爲郵務員，後改商業。母白關秀貞，知書識字，僅生玉薇一人，故對玉薇異常鍾愛。惟父母情感，不甚融洽，蓋其父娶有一妾，別居他處，夫妻別居既久，情感濤而未復，僅存虛名而已。玉薇母女所居一宅，爲四合院，頗具花木之勝。室內鋼琴圖書，佈置井井，潔無纖塵，入其室者，莫不訝其不類坤伶之家。白雅亭因與北平郵政總局美國人阿林敦爲同事，感情素洽，故玉薇生六月，即寄阿林敦名下爲女。阿林敦終身不娶，而寄子寄女，却不在少數，收玉薇爲寄女爲殿後一個，愛護異常兒；阿林敦雖爲美國人，却是中國通，不但能說流利華語，且能讀中國四書，能寫華文，且諳嫻中國戲劇。李鴻章總制北洋校，聘爲顧問，爲郵務總辦。玉薇漸長，阿氏命之入法國聖心學校，卒業後，又升入美國學校，皆出阿氏之力。玉薇自幼即聰慧異常兒，入敎會學校後，孜孜向學，努力不懈，更得阿林敦朝夕薰陶督敎，學問知識，隨與日俱進，小小年紀，即熟嫻英語，更彈得一手好鋼琴，能唱英文歌，阿氏[illegible]而樂之，其母更以掌實視之矣。阿林敦許玉薇爲可造材，嘗許玉薇在美國學校畢業後，即出資送美國留學，俾造成中國女界傑出人才；不圖環境變換，留學之願，未能實現，倒反而造成一「文藝坤伶」，斯爲玉薇母女初衷所不及料，玉薇今日言之，猶深悔不應入戲校學戲，蓋設不學戲，則玉薇早已留學畢業歸來，以女博士碩士姿態，爲國家社會服務，其造就豈不較現在偉大十百倍耶？

玉薇家故與王瑤卿微有戚誼，偶見戲校一羣活潑伶俐小天使，往王家排戲，顧而樂之，因生羨慕，意欲棄此就彼，知阿林敦亦好中國戲劇，乃向阿氏多方委婉陳詞，阿氏竟許之，玉薇遂棄其大好學業，而改入北平戲曲學校習藝，六年苦練，乃有今日京朝大角之盛名。玉薇習青衣花衫，卒業後又師事梅曉華于連泉，造詣頗深，惟略有二缺點，即身裁略短，與嗓音欠亮，但青衣雖略差，而花旦戲極擅勝場，刀馬旦亦勝任愉快，如小放牛，春香鬧學，紅鸞禧，游龍戲鳳，虹霓關，樊江關，潘金蓮，賣雄鷄，玉堂春，翠屏山，文章會，得意緣，花鋼錯等，無不細膩熨貼，表情做工，絲絲入扣，蹺工尤穩健卓絕，來滬三次，無不載譽，尤以此次爲最盛！前後在皇后唱兩期，前期爲李萬春[illegible]刀，而後期與童芷苓李硯秀王玉蓉並掛頭牌，成績極佳。尤以拒演「三姊妹串戲」時裝登台，爲文藝界所贊譽，玉薇愛好藝術，出於天性，除平劇外，電影話劇，亦感興趣，對華影當局慕其名，邀請拍攝一片，一不佞徵得玉薇同意，於八月五日，簽訂一部頭戲合同，惟張善琨堅囑不佞寫一劇本，不佞於斯道爲門外漢，乃轉請桑弧梯維合作代寫，適桑弧之「敎師萬歲」導演倘未竣功，遂由梯維偏勞，劇名「六月債」，迨劇本大綱，送至華影，張氏認爲劇本無高深無中心思想，送請審查後通過與不通過，杳無消息。不佞迭函催詢，請其在該公司編劇科中，另找一劇本，亦如石沉大海。此一紙合同，大約須待明春春暖後，玉薇四次來滬後，再行踐約矣。演員自編劇本，本無是例，故此遲拍責任，咎在公司，玉薇無愧焉

玉薇此次來滬半年餘，除兩次在皇后登台外，更與天祥公司訂立演話劇合同，排「雲彩霞」，僅排十天即行登台，連演二十七天，幾至場場滿座，風頭之健，無以復加。以一京角，而唱話劇，居然一唱而紅，實爲創見：一半賴天賦聰明，努力用功，一半則文藝界全體捧場之力也。玉薇能寫新文藝作品，流利清新，斐然可誦，各雜誌報章多有刋載，而性情溫淑，舉止嫻雅，待人接物，執禮甚恭。侍母順孝，即對愚夫婦亦視與親父母無異；愚夫婦無女，故視玉薇愛護有逾親生，今玉薇行將北旋，膝前五月，一朝別去，不勝其依依不捨之情也。

別矣，上海！別矣文壇前輩

這次在皇后演兩次舊劇，在金城串演二十幾天的雲彩霞。這些過去的事，都隨雲消霧散。偶然孤獨地經過金城和皇后，裏面仍是叫舊歡呼，原是另有一批新的人，在演新的劇，但我的靈魂都感到寂實。奕然一陣冷風砭入肌背『回家去罷』彷彿有個抖顫的聲音在我的耳傍呼喚。

是的我應該回去了，這次來滬巳是整整七個月了。七個月來，物實的享受，劇藝的成就，我是一無所得。但最使我欣慰的，是竟能辱蒙我所敬仰的文壇前輩青睞，差不多全體以文藝的立場來提攜指示我。呵！玉薇何其幸焉！精神的愉快比發掘金鑽何止萬倍，那眞足可以自豪呢！想到這裏，我感激得竟至流下淚來。坦白地說，我確有些留戀上海，但決不是爲了娛樂——我根本不大到各處玩的：——而只是偉大的情感。雖然在上海裏忙着演戲預備戲，或是閒在家只休養精神，並沒有跟任何一位關懷我的常常在一起過。但當我要離開上海，就爲感到無窮的悵惘，所有關懷我及被我關懷者的輪鄭都一一浮現在眼前，人與人問情感上的維緊確是偉大呀！我不願獨自嚐這鬱抑的滋味，所以當我離滬後，我懇求諸位關懷我及被我關懷者不要以關山遙隔，而遺忘了。遠在古老舊都正有一顆純粹潔摯的心，它也在時時爲你們祝福呢！

別矣上海！別矣文藝界各位前輩，別矣關懷我及被我關懷的人！珍重！

白玉薇塗於臨別前夕

明星二日記

·英·

×月×日

睡在床上正睡得很香甜，被弟弟鬧醒了，我正恨昨晚拍戲拍到三點鐘，早上還不給我一個好睡，我搥着床很發怒，媽咪進來問我要什麼？我恨恨的說叫弟弟到大門外去玩兒，吵得我睡都睡不着，媽咪出去之後，我再想睡，可是再也睡不着了，眞恨！起來吧！叫王媽給我倒臉水，看台上的小鐘已經有十一時了，是也該起來了，下午還有人約我在花園拍照呢！媽咪相幫做頭髮總是做不好，因爲要拍照還是等會兒理髮所去做吧？媽咪眞糊塗昨天叫她到紫陽觀去買一點好點的醬小菜也忘了買，今天吃的還是那膩胃口的臘味，我就吃了一碗粥，她老人家還好意思叫我添點。

做過頭髮就趕到花園裏，杜鵑和翁鵬飛都等着我，拍了不少照，我對他們說『要是好的每種都要送一張給我』，他們嘴裏說『當然！當然！』我知轉背都會忘了的，坐了一會吃了點心，我打一個電話給明，他說『就要出來了，』大概今天的生意做得很不錯吧！和杜翁告辭就乘車到××飯店等明，一會兒他來了快樂得很，告訴我今天他賺了不少錢，晚上我們進了一頓最豐盛的晚餐，他說要送我一件大衣，我說讓我自己去做。

他要我伴他去跳舞，我叫他伴我回家，我自己燒點咖啡他吃，回家後我正不好意思說起，他倒記起了從袋裏摸出支票簿，說『我打一張十萬元支票給你好嗎？够了吧！』我假裝忘了說『什麼？』『做大衣你忘了嗎？』我『喔！對了！謝謝你！』做一件大衣我祗要叫那家叫我剪采的×時裝公司他們上次還沒有謝我過。明這個人很會侍候女人，就是不大英俊，倒是一個忠厚人。

×月×日

接到拍戲通知單是王導演的新劇本上面通過今天開拍，王導演答應給我做一個重要角色，現在這一角並不十分好，到攝影場再跟他說。乘車至×時裝公司，找到他們的劉經理我說做大衣，他很聰明做一個順水人情說『×小姐上次麻煩本來就想送一件給你，祗是沒有地方找你人量身段，』『送我不敢當我是要付錢的，當是我來打秋風來了，』我取出支票托他們到銀行裏去領錢，劉經理拿出一塊很好的料子，說上海祗有這一塊，別的時裝店別想找得出，看看還不錯，我就叫他們的技師量身材，告訴他怎樣的式樣，我還在紙上畫了一個圖。這時銀行領鈔票的人來了，我就拿兩萬給他們，劉經理不肯收，我說我是不要你們送的，不過做可做得當心，劉很客氣『您的事，他們怎敢不當心呢！』說着還要請我午餐，架子不可沒有，雖然家裏媽咪不會端整什麼好菜，可是我辭謝了。

回家午餐已二時許媽咪說張明來過電話，我給了媽咪三萬元錢，吃過了飯。打電話給明說『你電話來我剛去定大衣，錢收到謝謝，今天市面怎麼樣？』他說『市面很好，靠福賺了不少錢，』問我今天怎樣？可是我要去拍戲，梳粧，休息一會，就同媽咪一塊兒至攝影場。

看見王導演我正想說他一場，誰知他涎皮笑臉的先說過前頭，什麼『我要希望你成一個多方面的角色，所以換一個給你做，』『什麼？』『要是這次成功就能顯出你的眞眞藝術，』還加一句『下一次你一定有主角的希望，』我眞不高興，媽咪還在旁邊瞎敷衍幫他的忙，就化好粧，在第二攝影棚拍了幾個影頭。晚餐王導演巴巴的添了幾只菜，又拍了幾個鏡頭，王導演還想拍下去，已經將十二點了，我可不高興就卸了粧和媽乘了三輪車回來，王導演恭敬的送到廠門口說，『明日請早不送了。』

回家媽燒了牛奶和梳打餅乾給我吃，王媽說張先生來過送一聽糖和一束花在小姐房裏。原來是一聽糖和一束康乃馨，他眞想得到，我就吃了糖甜甜的入夢了。

欲補購
「青青」前三期
每冊特價二百元

本刊園地
公開歡迎投稿

銀色列車

白光有人邀她上舞台演話劇，結果因索價太高，遂作罷。

楊柳自與徐欣夫熟絡後，身價徒增十倍，像有幾部新戲主角，都是老徐力荐的。

華影甲申年四部新片，最博好評的是朱石麟的「現代夫妻」，最有詩意的是卜萬蒼的「還鄉記」，最不通的，和故事硬湊的，是方沛霖的「鳳凰于飛」，最糟的是王引的「金寶」改編的「愛與恨」尤其是黃河動作，令人作嘔。

信不信由你，甲申年四部新戲，賣座最佳的，要算「鳳凰于飛」，有人說；上海人是吃噱頭的。

岳楓的新作「黨人魂」後改「血染山河」，因成本浩大，（三千萬元）故暫緩開拍。華影演員演戲，以部頭戲論，（去年為止）全廠以洪警鈴第一，（十一部）關宏達第二（九部）沈亞倫第三，（七部）。

「小鬍子」李萍倩，舊時是杭州之江大學運動健將。

朱石麟愛嗜甜品，尤愛飲咖啡。

華影男小生羣中，獨多喬其勃朗（美國大嘴明星）派明星，若黃河，嚴化，徐立等。

李香蘭有口臭病，是王引拍「萬世流芳」時對我講的。

龔秋霞的雙眼皮，是人工改造過的。

上月各報載，龔秋霞、陳琦、張帆、與四姊妹咖啡樂府經理徐益康，在各舞塲跳舞，頗引人注目，後調查所得，此夥計老闆不得不熟絡一番也。

陳娟娟的婆婆，終年嗜素，但烟捲不離口。

華影蕭憐萍，近告假數月，據悉已在某處（外埠）任高職云

張君勉改行劇務不幹，寫劇本忙。

馬徐維邦將放棄電影，專心繪畫，他日效法某畫家，假某處開個人畫展。（包括水彩，油墨

張帆上月被人偷去脚踏車一架，據悉痛哭一晚。（外行）

華影陣線中，滑稽三傑，即韓蘭根，關宏達，殷秀岑，他們出的影片，雖然幼稚，但亦頗能賣座。

他們三人的交情，異於常人，是稱過兄，道過弟，效桃園結義的方法，義氣相當不差。

舒適的反派戲

舒適是一個優秀演員，由影電上和舞台上，即可看到。過去，他在銀幕上是一貫正派小生作風的，現在「回頭是岸」中串反派角色，成績亦極佳。一個演員在一貫作風的定型演技上是不易看出演技的優劣的。同時，演戲的路子廣而又戲好，才能表演出是一個好演員。看了「回頭是岸」後覺得舒適的是一個好演員。

殷秀岑算得上是天字第一號的胖子了，他的一舉一動，雖惹人發笑，但是胖子已經累得不得了。他常對人說；他的腦後的肉疙瘩，是他唯一制命傷的勁敵，他的自由，完全給它操縱，如遇殷胖參加什麼聚餐會，他胃口異於別人，大吃寃家，待到他回去，這肉疙瘩就和他搗蛋，痛得他要死，他當發誓，非把它割去才行，可憐他因忙於拍影戲，只有忍痛服務。

甲申年他大發餐勁，他自動技了某醫院去割治，這害人的疙瘩殷胖子還勸瘦猴，跟關宏這說，萬一開刀，如果那句話，希望照應照應他的家中。好吧！看護把他推到手術開裏去，放到開刀床上去，天明！此樣重的人，怎不使那只床受影響兆？祇聽「胯搭」一聲，那只床已宜告脫離了，把個殷胖子從床上跌到地下，使他大有晞笑皆非，害得那班看護，笑得眼淚水都流下來。另外換第二只床，但是那一個抬得動他，結果他自已爬上床去，三點二十分時，在某號手術室裏，割下了那只肉疙瘩，現在安然無事，照常在公司拍戲。

（鏢客）

談燈光

·嚴化·

在劇場中有一句最流行的話，就是「燈光是戲劇底靈魂」可是我登台演劇，還不會發現過一次有合理地燈光設備，關於這種缺陷，固然是劇場設備能單，可是它聯帶地也破壞過不少美麗的場面與劇情。普通管理燈光多是注意幕啓與幕閉，和關於日出月夜等明暗，便算盡了責任，其實燈光的縣用範僞是太廣了，如演區光須比佈景上強，舞台上要顯出演區，演區的受光不同，光源統一與隱藏，色光的配調等，都是每幕每時不可離開的，我們走進劇場，多是先看見佈景，然後才見演員，這但是光線多射在佈景上，分不清演區的緣故，當然演區也沒有受光的不同，尤其燈光直射或是加色炫亂更把燈光引到一些不切貫的路上去，這是整個的問題，我雖然指摘出它底錯覺，可是我依然是應用着這種簡陋的光線。最近我在「梁山伯與祝英台」中，我大胆地去改造了一次燈光，我將充分利用它達到合理地變化，以便收到適當地效果，不過我還不敢說有把握，縱之我將盡我最大地努力把燈光引到美善路上去。

周璇開歌唱會

•退出影壇•

•張卿•

周璇開歌唱會，已經盛傳一時，大家差不多都知道這回事了。這次，周璇歌唱會的主持人，並不是柳中浩，而是柳和鏘。柳和鏘是柳中亮的兒子，柳中浩的姪子，也是周璇的義弟，年齡比周璇小五歲。

周璇和柳和鏘是非常要好的，他們的情感是發生於周璇離婚後，周寄居柳家時。他們曾經一度提起婚姻大事，但後總因柳父的反對而告吹。後來，周說離柳家加入華影，柳和鏘還是和她很好的。

最近周璇曾有結婚之說，但遲遲至今尙未實現，也許經濟上發生問題。周璇演了「鳳凰于飛」後，即告退出影壇，不再拍電影，就是「萬戶更新」中，他也沒有參加演出。她旣退出了銀壇，當然經濟方面的來源是斷了，於是才想開一次歌唱會，來撈些生活費。

其實，周璇的歌唱會是七分天才，三分訓練，從小調而到流行歌曲，周璇是一個幸運的成功者。同時，周璇的歌，只能灌灌唱片，上上銀幕，如果在麥格風前唱，也許咖啡室中歌手要比她高明得多。

據這次歌唱會的幕後人柳某說，這次周璇的歌唱會定做了三次服裝，（事實上，是舊的衣服拿出來洗了洗），並且還有嚴俊和她配演話劇「白取樂

憑這次，也許還能號召觀衆，周璇在這歌唱上或可以照半年的生活費和結婚經費的「牌頭」。

華影遷京

這兩天對於華影消[illegible]非常複雜，有[illegible]解散者，謂改革者，[illegible]上[illegible]然拍戲，[illegible]影遷北京[illegible]已經證實，接[illegible]員×，已自京返滬，接[illegible]華北影片公司，[illegible]三[illegible]開[illegible]拍戲[illegible]以開拍，[illegible]入夏天了。

「戀之火」開拍

•立凡•

華影祗有「戀之火」在開拍，本來由岳楓跟劉瓊談判者，以意見相左作罷。現在由第一流兩男兩女主演，計開高占非舒適，今日開價每人五十五萬一部頭戲酬勞，或者勞方請求增益至六十萬亦未可知，總之這筆數目頗可派點用場了。

女主角是白光楊柳，白光亦五十五萬階級，楊柳由徐欣夫一捧而紅後，已介乎一二流階級之間，惟代價略差一級，約爲二十萬左右，常遠不見浩大陣容，「戀之火」是難得的一張正片。

「CPC」咖啡座上，遇東方詹姆士賈克奈王引，然未見袁美雲在側，聞此公近從事貨殖，獲利頗豐，際此影事凋微之秋，如王引者，可謂識事務者矣。

桑弧之「幽蘭譜」，已於日前開始講劇情，開拍日期則在這二天中，預定則在四星期中擷成。

王熙春有重作馮婦訊，介紹上銀幕人爲屠光啓

楊柳之反派，將居華影反派女星中之首席，白虹走後，亦只有楊柳可以演這種角色了。

導演與明星爲老搭擋者，過去有卜萬蒼與陳雲裳，現則有李萍倩與張帆，岳楓與白光，屠光啓與歐陽莎非，這四對都有着不同的關係。

顧蘭君的銀星要演「葛嫩娘」

顧蘭君的「銀星」跟顧也魯的「南藝」合併，仍稱「銀星」，這一時正在天津演出，上演「艷陽天」，賣座頗盛，因爲那邊掉戲頗快，而顧蘭君忽然心血來潮要演「葛嫩娘」，於是寫信給吳文超，關照請羅蘭到唐家去討劇本，羅蘭接到信已在臨行的隔晚，沒法到唐家去，於是祗有再請別人設法了。

藍青許郎夫婦二人現在都在「銀星」，因爲目前上海影壇不景氣，看上去還是躭在北方再定方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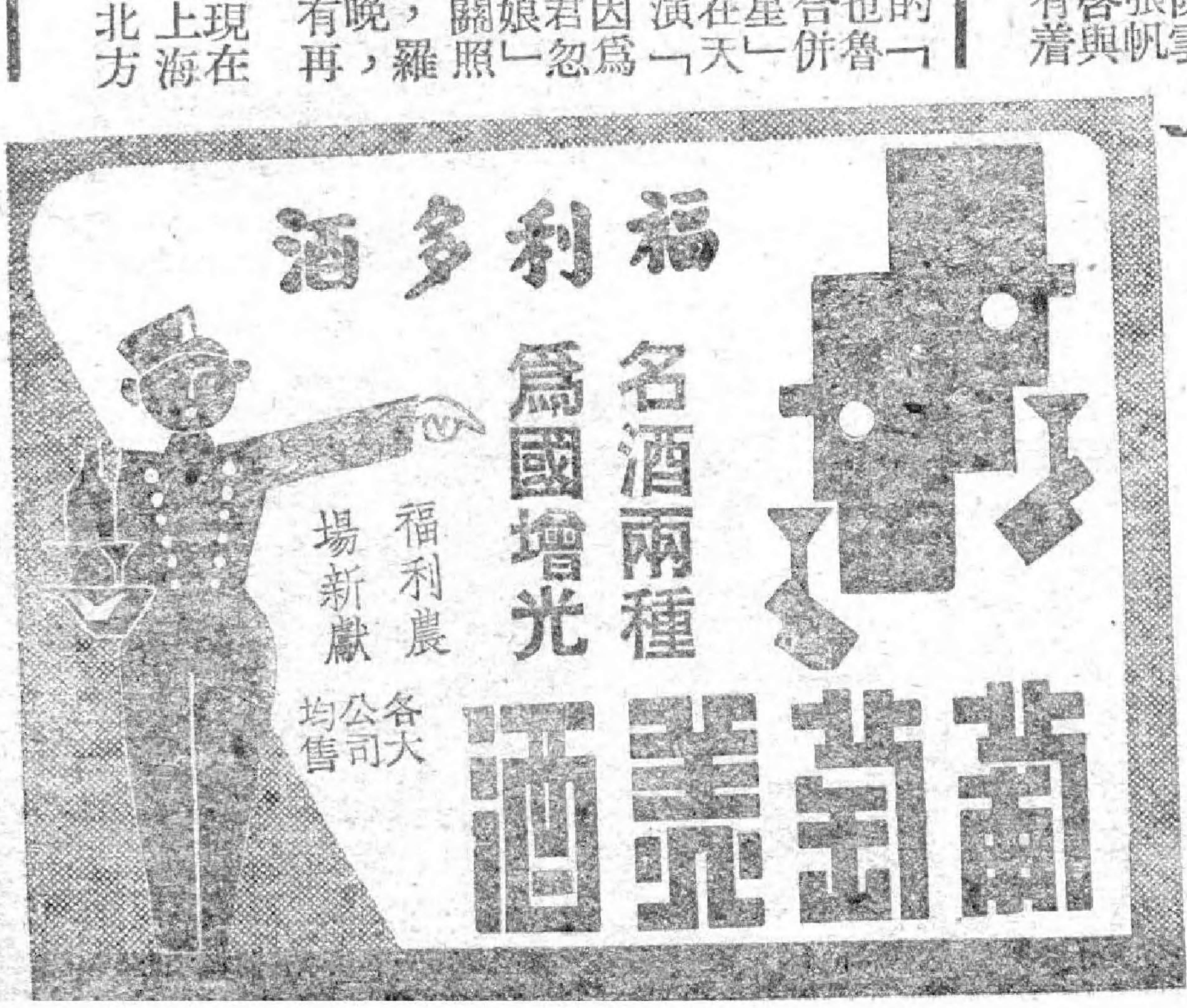
四姊妹

影人動態

•英•

目前在上海影星中，四姊妹可算最活躍了，比以前在銀幕上的活躍有過之無不及，上海開着咖啡館，又到蘇州去獻唱，以四姊妹的大名，果然風靡了蘇州人，聽說是座上客常滿，老闆固然是笑口常開，四姊妹也名利雙收滿載而歸，魔力的是不凡。

最近聽說四姊妹將都打入話劇界，去活躍了，劇壇上加入這支强健的生力軍，不知要生色多少了，我們等着瞧吧！



華北影劇報導

震中

電影

△繼「混江龍李俊」，「夢難成」之後，華北電影公司將拍攝「活鬼」，「明思宗」（或楚霸王）二片，前爲時裝恐怖，後則爲古裝。由劉國權，王元龍分任導演。

△華北電影公司，近期內倘擬着手拍攝數部平劇影片，以便赴各縣及四鄉，作循迴公演，計爲蕭長華，馬富祿之「十八扯」，李萬春之「孫悟空」等。此爲華影最末次之攝製平劇影片，因在華北各縣鎮，人民對於京劇倘有深刻不可磨減之印象。

△華北影業公司自成立卡通部以來，由華北名漫畫家王成，梁津等主其事，首次作品「風爭」巳完成，現正着手於第二部作品之繪製，脚本倘未決定。

△由上海華影，華北影業，滿映三公司所出資合辦之「華北影藝學院」，第一期之學生巳將畢業，現該院巳招收第二期學生三十名，惟該院學生程度，極爲不良，所有講師敎授，皆係話劇界人物，對於電影諸部門，皆末有高深之研究。該院成立時，本擬聘請卜萬蒼，岳楓北來爲敎投，惟二氏因事冗末果，華影某亘頭於來平時，與華影當局商談結果，有改由上海華影經營之意。

話劇

△孫道臨，丁力，巳與「南北劇社」簽訂合同，「南北」自由津返平後，內部改組，王元龍因嗜好過深，虧空公欵甚亘。王氏巳退出「南北」，現正與李景波籌備辦理劇團。

△呂玉莖，關宏達等，擬來平公演話劇，巳託在平友人與當局聯絡。

△華北劇界盛傳：上海退出「華影」之男女影星，將合組一大規模之旅行劇團，北來津平公演，係採循環制，先在天津演出，繼再來平出演。唯確否待證。

△楊朝華君所主辦之「木偶劇團」，於上月在平大光明劇場，繼「藝人」演出，極受歡迎。木偶劇團在華北倘屬創舉。

△天津話劇，呈極混亂狀態，一般相聲藝人，舞女，下堂妾等紛任土著劇團主角，以「文明戲」姿態，表演話劇，實爲摧殘戲劇之罪人，話劇界中之敗類。

△北京劇社於上月十六日起，在北平長安戲院公演古裝劇「欽頭鳳」，由白珊，韋飈，郭秉，則倫等，分任劇中主角，成績倘差，强人意。

△古城劇社現在積極排練「閻第光臨」，由王寶初氏導演。畢須，賈洛，吳儇，張倩分任要角，三十四年元且在平演出，該劇在平倘係首演[illegible]。

△華北話劇界名小生王聰，近將來滬，參加某大劇團。王氏在華北劇界，曾爲「人人」，「新時代」，「古城」，「華聯」，「中人」諸劇社之基本演員。歷演「日出」方達生，「雷雨」周萍，「水仙花」金廣青，「殉情」范定南，「金絲雀」李文華，「夜牛歌聲」孫小鼴，「秋海棠」羅少華，「南海情血」李學銘等。極得華北人氏贊頌云。

△在華北話劇界，提起吳儇這個名字來，對她不熟悉的，怕是很少吧。她從事戲劇，巳經有四年的歷史。在四年中，她演過五十多個戲，飾演過少女，少婦，反派等角色。而以反派戲，爲最成功。此較成功的戲，如「殉情」富瑞英，「日出」陳白露，「樑上君子」中的夏太太，「水仙花」章瑪麗，「金絲雀」素蘭，「羣鶯亂飛」二少奶奶，「南海情血」克蒂亞，「三千金」黎荷珍，「雷雨」繁漪等，都得到極良好的批評和贊許。

（圖：吳儇）

編輯後記

我們眞慚愧青青竟會像冬眠那樣的，停了這許多時日，現在辦一冊刊物實在也眞困難，起初是爲了電力關係，後來又有了人事問題，因此一誤再誤就擔延到現在，這個期間裏承蒙許多愛護青青讀者們來信垂詢，許多熟悉出版的朋友奇怪青青銷路很好爲何不出，現在在這裏一併謝謝不勝銘感之至。

這期的內容我們自認非常充實，但決不自滿，當然欠缺的地方也所不免，最可惜的是把許多名貴的稿件爲了時間性的關係，祇可忍痛犧牲掉，這眞太抱憾了。

文稿方面有從遙遠華北寄來的顧也魯嚴化先生的兩篇「談燈光」，「談發音」是戲劇人很好的指導，白玉薇小姐巳經和華影訂好合同，不久將和我們銀幕上會見，她寫的一篇文字還是去年離開上海時寫的，她有文藝坤伶之雅號，這篇短文裏也可看出她的文筆來，老鳳先生是報界前輩也是白玉薇小姐寄爺，所以我們請他寫一篇關於白玉薇的文章是最確切了。紫虹先生文字想讀者們看過很多，也不必多加介紹。

這期的照片都是特拍的，新鮮而名貴，漫畫除陳明勵先生之外，又加入了江棟良先生的，江先生的大名想也不必介紹了。

本期的封面是由薛大哥設計幫忙，銅圖由穆一龍兄裝幀一切費心極爲感謝。

總算這一期青青在同人的努力下又出版了，以後當盡我們的力量，使青青能欣欣向榮，因爲現在正是春天了，也正是青青的時候。

Coordinated by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linda Q. H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ing Li and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 Zippo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Beijing Film Academy

Sponsored by the ACLS Digital Extension Grant, "Globalizing and Enhancing the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2020-2021)